

第十一屆
海峽兩岸
現代漢語問題
學術研討會

The 11th Cross-Strait Symposium o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論文提要集
Abstract Book

目錄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	1
簡介	2
程序表	3
主題演講（按作者姓氏漢語拼音排序）	
董琨	現代漢語規範化的彈性原則 4
李宇明	漢字生活現狀與書同文的前景 5
田小琳	三論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 6
鍾榮富	論語法化的過程：三個台灣華語的案例 8
周荐	國族意識下的國語運用與國家認同淺說 9
竺家寧	論兩岸語音差異的形成背景 10
論文提要（中文論文按作者姓氏漢語拼音排序，英文論文按作者姓氏英文字母排序）	
安豐存	漢語重疊變調差異及重疊語法功能研究 12
崔應賢	定語的語序與韻律 14
杜晶晶	兩岸中小學語文教材單元主題三維對比研究 16
范曉蕾	普通話裡兩個特殊的「了 ₂ 」 17
高婉瑜	臺灣新北建案命名模因的歷時變化——以板橋與淡水為考察範圍 19
葛平平	雙重戰略背景下巴基斯坦高校漢語教育發展現狀——以四所國立院校為考察對象 20
郭熙	中國通用語名稱的多樣性問題 21
何瑾	漢語中介語句法複雜度測評的切分單元和測量指標 22
黃年豐	廣東省中小學師生普通話使用情況調查分析 23
冀娜	口語表達「怎麼」的語義演變及話語功能分析 24
亢世勇、張成	《現代漢語詞典》和《重編國語辭典》基本詞釋義對比研究 25
黎奕葆	粵語等比句類型的共時和歷時考察 26
李斐	社區詞的界定、定位及研究意義 27
李福唐、劉艷萍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社會類流行詞語考察 28
李明晶、張沛沛	非洲小學生漢語學習焦慮與其感知學習風格的相關性研究——以毛里求斯小學生為樣本 29
李強	話語 - 語用界面下表達否定意義的「什麼 X」句 30

李震	「唯一(的) — C+NP」內構件語義功能考察	32
李志江	語言文字規範的跟蹤研究與貫徹落實	33
林綱	海峽兩岸網絡新聞語篇修辭結構對比研究	40
林敏奮、吳東英	名人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的關係言語行為和特徵：內地與香港的比較分析	41
劉吉力	海峽兩岸「述 + 賓 + (介 + 賓)」結構對比考察	42
羅添	「全球華語」視野下「一帶一路」上的一個關於「巴扎」的有趣的語言事實	43
馬毛朋	從動詞到介詞再到連詞——港式中文「面對」等詞語法化過程研究	45
馬秋武	漢語拼寫方案的有效性與有限性	46
滿在江、梁宵	漢語浮游量化的句法語義研究	47
彭劍	港澳新馬華語量詞「粒」的生成衍化及接觸融合研究	48
祁嘉耀、李駿超	漢語非官話方言在海外的傳承與傳播研究——以馬來西亞檳城及澳大利亞悉尼為例	50
邱慶山、王秀雲	「數序、數值、數類」的認知系統性與數詞相關問題	51
邵慧君、楊韻瑩	論加強粵港澳大灣區語言文化資源的聯合調查與研究	53
沈建名	對外漢字部件教學與形聲字音變規則研究——以「形聲字聲符」中「舌尖前塞擦音」聲符的古今音韻變遷規則為主要對象	54
石定栩	口語和書面語中的副詞「老」	55
石柳、張翔、張凌	漢語語音二語習得動機研究——以鄭州大學東南亞留學生為例	57
史紅麗	漢語中的幾個定指成分	58
史又今	漢西語存在句式對比研究	60
侍建國、張律	論當代漢民族的語言能力——方言的普通話化	61
蘇新春	《義務教育常用詞表(草案)》詞語分級的依據、處理及困難	62
孫利萍	台灣華語關聯標記「跟著」及來源	63
湯志祥	試論馬來西亞華語詞彙系統及華語教學	65
王夢維	漢語副詞「也」的研究綜述	66
王玉瑩、謝智慧	澳門醫療語言服務調查	67

王越	瀋陽方言「NP 倆」的主觀性用法及其演化歷程	68
王躍平	副詞「就」的預設、隱涵觸發功能探微	70
危洋洋、戴昭銘	新時期漢語新詞語消退現象研究	71
魏慧萍	「澳聞」專有名詞及其社會鏡像探析	72
謝智慧	中山南萌閩語的文白異讀	73
徐時儀	習語俗諺的演變及詞語連續統探論	74
葉琳琳、滿在江	終結性與內部體：漢語雙賓結構的情狀研究	75
曾金金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跨文化溝通研究	77
張愛樸	英漢虛化動詞結構的時體比較	78
張斌華	「一帶一路」背景下中越邊境城市語言生活對比研究	79
張晨迪	「有 NV」結構的語義探析	80
張舸	香港地區基礎教育中普通話教學調查研究與分析	82
張暉	兩岸術語詞之微差異語素：類型、分佈及成因	83
張凌	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聲調偏誤之聲學分析	84
張美蘭	「淺文理」與文言語體層次特徵——以《官話問答》文白雙語體中的文言書面語體詞匯為例	85
張淑萍	現代漢語中的輕聲現象在臺灣的規範及誤用分析	86
張偉竣、陳樹雯、 武大真、莫碧琪	吳語溫州話清濁對立的語音學性質初探	87
朱俊玄	華語詞典的語料庫建設和使用地區判定	89
朱曼妮、陳立穎、 邱曼榕	用共通語知識與媒介教授華語之有效性初探	90
Pui Lun CHOW	Disambiguation of Cantonese Permissive-bei ² 畀 and Passive-bei ² 畀 and Its Implications	91
Charles LAM	“Classifierless” Nominals in Hokkien and Cantonese	93
Meichun LIU and Yingying YE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Mandarin Prenominal Construction – A Corpus-based Study	95
Xia LIU, Wayne LAWRENCE and Karen HUANG	A Study of TAU+VP and SFP-TAU in Xiaolongmen, a Xiang Dialect	97
Yiqin QIU, Xiaoqian ZHANG, Xiaoshi HU and Songnan QUAN	A Dilemma of Post-verbal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in Mandarin Chinese	99

Hok-Yuen WONG and Tommy Tsz- Ming LEE	Decomposing Cantonese <i>Wh</i> -expressions	101
Chun Wah YUEN and Anna S.C. CHEUNG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L1 Korean Learners of L2 Cantonese	103
會議須知		105
通訊錄		106
校園地圖		109
中國語文研究		110
中國語文通訊		111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

- 召集人： 鄧思穎
- 秘書： 曾綺雲
- 計劃協調員： 湛綺婷
- 教學助理： 王安琪
- 研究助理： 蔡 瑋
- 初級研究助理： 王 瑋、謝曉琪
- 其他工作人員： 祁美瑩（統籌及開幕禮司儀）、葉家輝（統籌）、陳安琪、
陳芳榮、程偉俊、董惠穎、黎奕葆、李 煊、林琛皚、劉擇明、
盧俊霖、阮氏紅貴、唐泳欣、武大真、葉松靈、張曉榆、朱慧欣
- 攝影： 黃新駿蓉
- 設計： 黃誠傑
- 主辦： 香港中文大學
南開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 承辦：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協辦： 香港中文大學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香港中文大學 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
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全球中國研究計劃
商務印書館
- 贊助： 香港中文大學 文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
- 網頁： <http://www.cuhk.edu.hk/ics/clrc/css11/>

簡介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在 2018 年 12 月 7-8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由香港中文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聯合主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聯合承辦；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全球中國研究計劃、商務印書館協辦；文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贊助，特此致謝。

本屆主題為「『一帶一路』視角下的漢語研究」。「一帶一路」倡議為語言學研究與應用注入新的內容，不僅加深對全球華語的認識，也有利於語言比較研究，促進文化交流，達到「民心相通」之效。本屆研討會期望能彙聚專家學者，在「一帶一路」的宏觀視角下，為語言學研究尋找新領域。

超過九十位專家學者在這一屆研討會發表論文，分享漢語語言學各領域的研究心得，尤其是關注海峽兩岸的漢語問題。在此特別鳴謝（按姓名的拼音序）董琨、李宇明、田小琳、鍾榮富、周荐、竺家寧六位學者作大會發言。除大會發言外，研討會一共有五場分組報告，不少報告跟「一帶一路」相關，還有涉及「粵港澳大灣區」的語言問題，所討論的範疇多元化，包括詞彙研究、詞典研究、句法分析、語音/音韻研究、方言語法、語言比較、語文教學、對外漢語教學、語言與社會等，內容豐富，題材廣泛，涵蓋不少現代漢語值得研究的現象，反映了學界當前所關心的重要課題，具前瞻意義。

香港是一個重視「兩文三語」的國際大都會，位處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擔當中西溝通的橋樑。本屆研討會在香港召開，饒有意義。香港中文大學自創校以來，一直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為本屆研討會提供良好的學術環境，集思廣益，交流切磋，探索漢語研究的未來。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

2018 年 12 月

程序表

日期	時間	活動	地點
12月7日 (星期五)	09:00 – 09:30	報到	利黃瑤璧樓 G 層
	09:30 – 09:50	開幕禮	
	09:50 – 10:05	茶歇	
	10:05 – 12:35	主題演講	
	12:35 – 14:00	午膳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
	14:15 – 15:55	第一場	利黃瑤璧樓二樓
	15:55 – 16:15	茶歇	利黃瑤璧樓 G 層
	16:15 – 17:30	第二場	利黃瑤璧樓二樓
	18:00	歡迎晚宴	新亞書院雲起軒
12月8日 (星期六)	09:00 – 10:40	第三場	利黃瑤璧樓二樓
	10:40 – 11:00	茶歇	利黃瑤璧樓 G 層
	11:00 – 12:15	第四場	利黃瑤璧樓二樓
	12:30 – 14:00	午膳	伍宜孫書院
	14:15 – 15:30	第五場	利黃瑤璧樓二樓
	15:40 – 16:10	閉幕禮	利黃瑤璧樓 G 層

開幕禮與主題演講：12月7日（星期五）9時30分至12時35分，利黃瑤璧樓 G 層二號演講廳（LT2）

分組討論：12月7日（星期五）14時15分至17時30分；12月8日（星期六）9時至15時30分，利黃瑤璧樓 202、203、205、206 室

閉幕禮：12月8日（星期六）15時40分至16時10分，利黃瑤璧樓 G 層二號演講廳（LT2）

網頁：<http://www.cuhk.edu.hk/ics/clrc/css11/>

電郵：css11@cuhk.edu.hk

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弹性原则

董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地域和范围是有所规定的。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对于各项规范、标准都是明确的，但是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的弹性，即存在些许可供伸缩的空间，包括《通用语言文字法》本身，以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乃至《汉语拼音正词法》，无不如此。了解这些弹性规定，对于进一步更加准确理解和执行现代汉语规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汉字生活现状与书同文的前景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

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324字），便开始了简体字与繁体字的“二元共存”生活，且引发了80余年的简繁之争。目前的汉字生活现状是：大陆以简化字为主，繁体字为辅。台湾印刷用繁体字，手写夹用简体字，能认识一些简体字。香港澳门以繁体字为主，生活中用到简体字。海外华人分大陆式（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台湾式两种类型。国际社会则是以简化字为主，繁体字为副。

对简繁的认识，首先要从意识形态中走出来。简繁差异，表现在文字理念、文字整理规则、文字形体等方面，但其分歧被人为夸大了。不管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都是在试验汉字字形的张力，考验华人的集体智慧。简繁问题，需要学者研究，尽到文人职责，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用字实践。

今天，海峡两岸的文字学家和两岸人民，全球华人学者和全球华人，还需回答百年前切音字运动提出的“汉字—读书—民族强弱”的时代命题，但答案的选项已经不是“辅助汉字、改造汉字、替代汉字”的语文方案，而是“简繁汉字的分合”！简繁融一，对内，惠及子孙；对外，惠及人类。

新时代的“书同文”，也许还难以规划时间表，但是可以设计路线图。

三論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

田小琳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我在香港回歸前，發表過兩篇文章：《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1992）《再論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1996），探討香港回歸後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在新世紀到來前夕，發表了《21世紀香港中文教育展望》，也是從宏觀角度討論香港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現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一年了。大家一起再討論這個問題具有現實的意義，因為關係到香港社會今後語言運用的健康發展。

一，兩文三語政策符合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

-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國家語言文字通用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香港社會制訂語言政策需要參考或遵守的法例
- 1.2 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符合以上法例
- 1.3 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符合香港社會實際（見政府中期人口調查簡要報告）

二，口語的規範

2.1 普通話的推廣

普通話科在中小學作為核心課程的要求

普通話的測試

普教中問題的前瞻

普通話成為香港社會流通語言的計劃

2.2 粵語的規範工作

粵語業已成為香港社會的流通語言

制訂并推廣規範的統一的粵語拼音方案

制訂粵方言字的通用規範字表及粵方言詞表

2.3 英語水平的提高

英語教學水平的提高

英語的測試

英語成為香港社會流通語言的計劃

三，書面語的規範

- 3.1 通用中文的規範
- 3.2 港式中文的規範
- 3.3 粵式中文的規範

四，文字書寫的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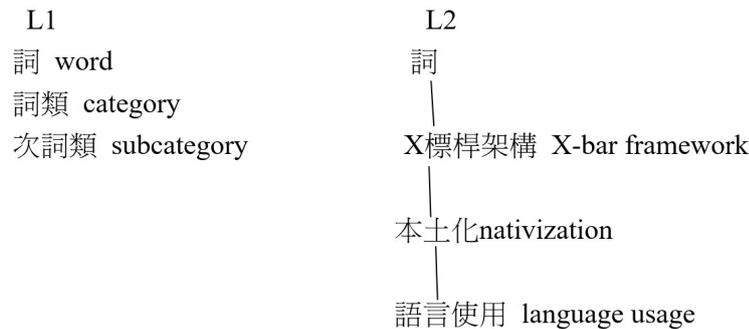
- 4.1 國務院 2013 年公布《通用規範漢字表》（8105 字）
- 4.2 繁體字和簡體字的規範問題（包括字形的規範）
- 4.3 香港地區“繁簡由之”的靈活的文字應用的政策

論語法化的過程：三個台灣華語的案例

鍾榮富

南臺科技大學

本文以三種台灣華語的語法化現象為本，檢測現有的語法化理論，討論各理論的侷限，並試圖建構一個新的看法。三種語法化現象分別為：(a) 不錯 V (如：不錯吃，不錯穿)，(b) V 一 (不) V (如：秀一秀 /high 不 high, try 一 try)，及 (c) V 的動作 (如：做一個道歉的動作，做一個買進的動作)。將要檢測的現有理論 (見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 Hansen & Drobniakovi 2010, Bybee 2011)。本文將提出來的理論架構是句法與詞法交互的影響下的模型如後：



論述 (argumentation) 主要在 (a) 現行語言不能用，如華語沒有 * 這枝筆不錯寫，因為「不錯」僅能當後衛修飾，如：看起來不錯，那個手工不錯。(b) 接觸語有混用現象，如閩南語可有「那個 bei phai tsia」(那個不錯吃，那個吃起來不錯)。(c) 透過類比 (analogy) 而把閩南語的用法移入了華語之中。更詳細的論述將經由三種語法化現象的舉證，而逐一顯現。

國族意識下的國語運用與國家認同淺說

周荐

澳門理工學院

現代國家通常由多個民族組成，融為一體的多民族大家庭稱國族。語言是民族的標誌之一，為各民族共有共用的族際交際語稱國語。國族精英應成為使用國語的典範。在外交和重大場合，國語的使用代表國家尊嚴。作為一部已有八十年歷史的大型而重要的語文辭書《國語辭典》，它在台灣的修訂本中一些詞條所反映出來的國家認同問題，值得關注。

論兩岸語音差異的形成背景

竺家寧

國立政治大學

隨著海峽兩岸交流的日益密切，兩地語言差異也吸引了不少研究者，其中大多是討論兩岸詞彙的此有彼無，此無彼有或形同義異，以及造成上述差異的原因等，至於語音、語法方面的研究者則較少。

語音的發展是很有規律的，而這種規律的作用又受到一定的時間、地域、條件的限制，使同一個要素在不同的地區表現出不同的發展速度、不同的發展方向。語言中的差異，是語言史研究的基礎。沒有差異就不會有比較，沒有比較也就看不出語言的發展。對於兩岸語音規範的差異，一些學者很早就予以關注，有的還逐一比對，對其差異及產生原因加以分析評述，寫出了一批有見地、有價值的文章。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志江先生，曾撰文指出在推行漢民族共同語的過程中，兩岸的語音規範出現了一些差異，這是客觀現實。隨著海峽兩岸交流的日益頻繁，某些讀音上的差異，在語言交際過程中會逐步得到自然選擇，最終一致起來。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消除兩岸語音差異，僅僅依靠語言的自然選擇顯然是不夠的，還需要兩岸學者之間充分開展學術交流，共商對策。過去，在這方面雖然已產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還比較零散，學界的重視程度也還不夠。今後應該進一步整合力量，在現有的基礎上進行更為系統的研究，而且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也有學者認為，兩岸字音用法並存，比較能夠兼顧全球華人不同的學習需求。面對當前中文環境的變遷及發展，兩岸三地乃至全世界的華文讀者，都殷切需要一部符合現況的新編辭典。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兩岸字音演化發展的規律。相較於詞彙，語音的演化不那麼明顯，但常常具有嚴整的規則。兩岸語音差異，常常表現為聲調的不同。通過與中古《廣韻》的對照，我們可以將兩岸聲調的差異作成規律性的描寫。例如中古清聲母的入聲字，在現代念成第幾聲，分歧較大，從而造成兩岸讀音差別。例如：“頭髮”的“髮”字，《廣韻》注為“方伐切”，大陸普通話讀為去聲，台灣則為上聲。又如“昔日”的“昔”字，《廣韻》注為“思積切”，大陸普通話讀為陰平，台灣讀為陽平。再如“常識”的“識”，《廣韻》注為“賞職切”，台灣讀為去聲，大陸普通話則為陽平。“氣質”的“質”字，《廣韻》注為“之日切”，台灣變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為去聲。又如全濁聲母入聲字的歸屬，現代讀音大部分變為陽平。在《中原音韻》時期，這一規律就很強地體現了出來，發展至今，仍基本一致。然而大陸普通話讀音卻常有例外，衍生出新的規律。例如“突然”的“突”，《廣韻》注為“陀骨切”，

《中原音韻》歸陽平是合乎規律的，台灣繼承了陽平讀音，而大陸普通話卻變為陰平。又如“建築”的“築”，《廣韻》注為“直六切”，台灣歸入陽平，而大陸普通話讀為去聲。再如中古平聲發展到現代，分化成陰平和陽平兩類。分化的條件在於聲母的清濁。然而大陸普通話裏卻存在一些例外情況，從而造成與台灣讀音的差異。例如：“微笑”的“微”，《廣韻》“無非切”，按照規律應變陽平。台灣讀音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變為陰平。又如“危險”的“危”，《廣韻》注為“魚為切”，按照規律應變為陽平。台灣讀音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變為陰平。再如“學期”的“期”，《廣韻》注為“渠之切”，按照規律應變為陽平。台灣讀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為陰平。“帆船”的“帆”，《廣韻》注為“符鹹切”，按照規律應變為陽平。台灣讀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為陰平。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台灣“國語”的讀音多半嚴格地遵守了平分陰陽的規律，而大陸普通話則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這些現象，是本文探討的焦點。

汉语重叠变调差异及重叠语法功能研究

安丰存

延边大学

重叠变调是指汉语重叠式中字词的本调发生变化的语言现象。汉语是声调语言，由于语流或韵律结构的影响，有些字词的声调在组词成句过程中会发生变化，例如“一、八、不”阴平调后接去声调变为阳平调以及上声调后接上声调变为阳平调等。汉语重叠式也存在上述变调现象，重叠式的字词也会相应地发生变调，这种变调主要体现在语流变调中上声调接上声调变为阳平调以及重叠式后项轻声化的韵律变调等。一般来讲，汉语字词变调主要是在语音上依据音系变化规则所体现出的超音段音位变化现象，然而，在对汉语重叠现象的分析中发现，汉语重叠式变调并不完全遵循上述音系变化规则。例如：

- (1) 名词重叠 姐姐、奶奶、婶婶、姥姥、嫂嫂、痒痒 (ǎa)
- (2) 动词重叠 a. 吵吵、嚷嚷 (āa)
- b. 走走、想想、写写、管管 (ǎǎ)
- (3) 形容词重叠 a. 饱饱的、远远的、软软的、满满的 (ǎǎde)
- b. 饱饱的、远远的、软软的、满满的 (ǎǎde)

根据上述例子，我们发现只有(2b)和(3b)中的重叠式遵循汉语声调变化规则，其他重叠式均不遵循汉语声调变化规则，如(1)中重叠式前项保持原调；(2a)中，重叠式前项字本调发生了彻底改变；(3a)中重叠式前项保持字本调，后项却发生了改变。

那么，这种变调差异是否与重叠的语法功能存在关联？例如“吵吵”(chāochao)和“吵吵(架)”(chāochǎo)两种重叠式体现出不同的语法功能并伴有不同的声调变化。可是，汉语重叠式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变调方式？同一语词的重叠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变调方式？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重叠的形式和功能，少有关注重叠变调与重叠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汉语重叠具有构词和构形两种功能，即通过重叠构造新词或表达某种特定的语法意义。然而，现有的两种功能并不能涵盖上述重叠现象，事实上，汉语重叠现象要更为复杂。另外，目前对于这两种功能的研究多只停留在对重叠式的分类上，还处于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和描写层面，缺少对二者差异的理论解释。

本文在分布式形态学理论框架下，遵循词句同构思想，以组块模式为基础对汉语重叠式结构进行分析，从音、形、义三个角度来分析汉语重叠变调差异与重叠语法功能之间的关系，对重叠变调与重叠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解释。本文认为，汉语重叠变调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种变调差异体现出重叠具有不同的语法功能，并不只局限于构词和构形两种功能。重叠可以分布在句法、形态以及音系构造中，不同位置的重叠分布是导致变调差异的根本原因。重叠式是句法、形态、音系三者的共变结果。

定语的语序与韵律

崔应贤

河南师范大学

句法范畴是语音节奏真正发挥效用的天地。本文仅以定语为对象，就其带“的”与否、多重定语语序规则及其句法功能效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描写，认为其分布的调整变动等都与音律的因素有关。汉语语法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语用平面上的节奏效果是重要的追求。

一、带“的”与否的定语

这里边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的”字的隐现，一个是定语自身音节的数量。两者既有独立性又相互联系。比如“我的书包丢了”，“我的叔叔走了”，里边的“的”都可以去掉，但去掉之后的句法结构却出现了重大变化：“我书包”不是自足的语言单位，而“我叔叔”却属于常态的语义组合。前者隐含有丰富的句法内蕴；后者则趋向于单一的词法关系。正因为如此，词法里边的韵律结构与句法没有可比性。说同样是三音节组合，词法里是2+1，句法里边是1+2，之所以难以成立，就在于：词法中的1，往往是不自由语素，如“剪刀差”“除草剂”“单干户”“卫生院”“洗衣粉”“中文系”等，这与自由灵动的单音节动词带双音节宾语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相同或相近语义关系的词语，由音节的奇偶而体现为带不带“的”的差异和定语先后语序分布的差异。

二、多重定语的韵律规则。

吕叔湘《语文杂记》里边的第三十九篇，讲的是指量词语在复杂定语中容易共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并没就其现象的对错做出恰当的解释。如：“说声变，就变成了一个最漂亮标致的一位小姐。”（红楼梦）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该类词语在多重定语里边具有位置上的相对自由度，这是它能够共现的客观基础，同时也为合理整合复杂定语与前边动词与后边宾语中心语之间的节奏韵律提供了条件，以避免音节片断的忽少忽多，畸轻畸重。当谓语动词或宾语中心语在音节偏少，而充当定语的词语多且有短语参与的情况下，其语序的调整安排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注意到，此时的定语大多以这样两种方式呈现：一是“枣核状”，两头小，中间大，以便实现前动后宾中节律之间的良好衔接平滑过渡。如：“简直是一个用珍珠缀成的崭新世界。（谢璞《珍珠赋》）”“宋查理正式加入了上海一个势力不少的秘密会社”。（程广、叶思《宋氏家族全传》）一是“马鞍型”，两头大，中间小，形成整体音节结构之间的相对均衡。如：“那是白鹿

原刚刚进入三伏的一个褥热难熬的夜晚。”（陈忠实《白鹿原》）两种类型可以破除单一，形成互补；然而它们所共同追求的，是音节结构之间的自然流畅的递增或递减，以避免断崖式的语声乖误。

三、句法中的定语地位。

韵律语法这样的一种认定是非常有利于揭示汉语句法特点的：无论是语义焦点还是语气重音往往是在句子的后头。这和英语的语序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汉语是“你是谁？”而英语中是“*How is he?*”特别是语句由简单到复杂，由描述到论证的转变，语句也往往伴随着由谓语重心向宾语及其定语重心的转移。因为宾语及其它的定语多体现着新信息，还包括语气情感的不断增升。我们从“增饰法”“排比法”“渐增法”等运用形式上能够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统计表明：宾语上的定语要比主语上的定语数量及其复杂程度上都要高得多，同样能加深我们这方面的判断。

两岸中小学语文教材单元主题三维对比研究

杜晶晶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海峡两岸因时空阻隔及其他一些因素所导致的人文性、理念性的差异与分歧集中汇总于语文教材的主题组元上。通过对比两岸基础教育语文教材主题及内容在编排、设计、分布上的异同，建设两岸语文教材主题语料库，采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客观描写两岸语文教材主题从理念到原则、从内容到结构的真实面貌，为我国编纂语文教材、设计语文课程、提升语文教学质量、研究语文教育、继承弘扬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通过调查台湾三套（康轩、南一、翰林）、大陆三套（部编本、人教、语文）语文教材的主题信息及内容的组元方式，对比两岸中小学语文教材单元在筛选、排列、组合语言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共性与差异性，呈现两岸语文教材编纂者对语文教育理念的执行和操作，为解决两岸语文教材“怎么教、如何教”的对比提供直接的单元主题数据。语文教材主题三维对比包含主题组元、语言能力、人文底色三大内容，通过建立起二级标注体系的语料库，量化分析两岸中小学语文教材中主题的分布情况。两岸主题组元均从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三大关系出发，大陆的教材主题序列学段之间的质变明显、阶段化特点突出，台湾的教材主题序列前后相承关系明显、持续增量的特点突出。两岸主题的语言能力均包括听说读写，大陆的主题设计多从教学者的意图出发、语言技能以学理知识的训练居多，台湾的主题设计多从学习者的定位出发、语言技能学理与现实需求并举。两岸主题的人文精神则均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陆主题单元人文精神的展现多以正面、积极、教导、宏观为特点，台湾主题单元人文精神的展现多以正面、积极、引导、微观为特点，有适量的反面、挫折、错误教育的引入。

普通话里两个特殊的「了₂」

范晓蕾

北京大学

一般认为普通话句尾“了₂”的典型用法是标示新情况的出现或状况的变化，记为“了_{2变化义}”，如(1)所示，本文不拟对它的性质再做分析。

- (1) 普通话“了₂”的典型用法（符号说明：“(X)”表示可隐去X，“*(X)”表示必须用X，“(*X)”表示不能用X）：
- a. [新情况出现] 去年他出去打工了吗？——没去，他考上大学*(了)。(表示“考上大学”已实现)
 - b. [状况变化] 赶紧起床，别睡觉*(了)。(现在是睡觉状态，命令“停止睡觉”)

我们要讨论的是(2)的“了₂”，以往认为它与(1)的“了_{2变化义}”并无不同，其实不然。(2a)看似如(1a)，但它的“了₂”可换为“呢”，它表达过去持续的事态；(2b)看似如(1b)，但它的“了₂”可以隐去，不改变句子的命题义。这些句法表现都是(1)的“了₂”不具备的，因此，(2)的“了₂”应该代表其他功能。

- (2) 普通话“了₂”的其他用法：
- a. [过去持续] 晚上你看《新闻联播》了吗？——没看，我在家洗衣裳了/呢。(表示“在家洗衣裳”实际发生)
 - b. [避免发生] 集中精神，别睡着(了)！（现在是清醒状态，命令“避免睡着”）

本文着重论证：(2a)的“了₂”标示“可持续事态的已然发生”，是语法化成熟的过去时制词(past tense)，记为“了_{2过去时}”；(2b)的“了₂”标示“有界状况的达成”，是接近动相补语的准时体词，记为“了_{2准}”。这有两方面的证据，一是普通话内部的句法语义表现，二是方言的词汇证据——很多方言表达(1)和(2)会用不同的功能词形。

我们推测“了_{2准}”和“了_{2过去时}”与“了_{2变化义}”有演变关系，路径是“了_{2准}→了_{2变化义}→了_{2过去时}”，该演变假设符合语法化的渐变性原则：“了₂”先是仅标示[+达成]的外层动相补语，然后变成编码了[+变化(即达成)]及[+现实性]的体貌词，最后成为仅编码[+现实性]的时制词。那么，“了_{2准}”又来自哪里呢？它代表助词“了”语法化

的早期阶段，或许跟“了₁”的形成有历史联系。王力(1980)、梅祖麟(1981)指出“了₁”的语法化路径如下：

【主谓式】(V+O)+了_{完结动词} → 【动结式·早期】V+O+了_{结果补语} → 【动结式·后期】V+了_{结果补语}+O → 【助词】V+了_{完成貌助词}+O

该演变路径中，“了_{结果补语}”在句法位置及语法化程度上都接近语法化较浅的“了_{2准}”。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了_{2准}”或是早期主谓式“(V+O)+了_{完结义谓语}”里“了_{谓语}”的遗迹，或是早期动结式“V+O+了_{结果补语}”里“了_{结果补语}”的遗迹，换言之，它是早期位于V0后的动词性“了”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最后，我们基于“了₂”的考察简析了汉语的完句效应与时体词语法义的关系，并提出一个猜想性的假设“语法形式在非现实谓语里变化速度更慢”，静待更多案例的验证。

臺灣新北建案命名模因的歷時變化 ——以板橋與淡水為考察範圍

高婉瑜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臺灣人長期認為房地產是火車頭工業，扮演帶動工業的角色，能增加資產價值，可刺激消費與經濟景氣。建商興建房子，需仰賴行銷讓消費者認識、喜歡，進而成功售出，因之，建案的命名十分重要，名稱反映訴求，也蘊含了當時的社會、文化、價值觀意涵，80年代誕生「模因」一詞，「模因」是文化的基本單位，通過模仿而傳播。語言是一種模因，房產名稱就是一個個模因，哪些模因可以通過競爭留存下來，強勢模因是否轉變了，如何轉變，這些是本文感到興趣的主題。

本文旨在做歷時考察，以臺灣新北的板橋與淡水為調查範圍，觀察 60-80 年代、與近些年來兩區建案命名的情形。透過今昔對比，統理命名模因類型，新興模因誕生情形。從今昔的歷時觀察，折射各類命名模因的生滅狀況，歸納強勢模因的特點，運用的傳播形式及帶來的語用效應。本研究結果除了呈現兩地建案名稱的變化，釐清語言模因的複製與傳播軌跡，亦可由小窺大，進一步認識臺灣建築命名的演變史。

双重战略背景下巴基斯坦高校汉语教育发展现状 ——以四所国立院校为考察对象

葛平平

南京大学

语言与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国际传播是我国语言政策之一。自“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实施以来，中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更加密切，汉语作为两国沟通桥梁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著。双重战略背景为南亚地区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持续助力。以往有少数学者对巴基斯坦汉语教育现状进行了初步考察，Lu,Sh (1982) 最早对巴基斯坦汉语教学情况进行了介绍，崔晓飞 (2007) 专门考察了巴基斯坦国立现代语言大学中文系的汉语教学，沈新敏 (2016) 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下，重点分析了巴基斯坦汉语教育面临的问题：培养目标的需求化、教育体系构建的系统化、教育实践的借鉴化和教学改革的兴趣化。但随着双重战略的推行，巴基斯坦国内的汉语教育现状发生重大变化。因此，重新审视巴基斯坦国内汉语教育发展的最新面貌及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具有现实必要性。基于两大战略背景，本文拟对巴基斯坦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包括汉语教育历史、汉语学历教育 and 非学历教育、汉语学习者数量发展趋势、汉语专业课程设置、汉语教材选择、汉语教师师资情况等）、孔子学院在巴发展情况以及巴基斯坦国内汉语教育事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系统考察。

中国通用语名称的多样性问题

郭熙

暨南大学

中国官方语言多年来总体上是采用“汉语”，但同时又有多种不同的称说方式并存。对中国语言名称沿革的梳理表明，以往的各个名称都有其历史和文化价值，但这也给今天的实际应用等带来了一些困难。给它一个确定的称说，将会有深远的意义。比较理想的格局是对内称“国语”，对外则视情况称“华语”或“中文”。今天的“国语”已经获取了“国家通用语言”这一全新的含义。它兴起于民间，易懂，易用，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我们应该顺势而为，接受它，承认它。

汉语中介语句法复杂度测评的切分单元和测量指标

何瑾

复旦大学

随着汉语国际教育的不断发展，汉语二语习得的研究也进展迅速，但在目前的研究中，习得水平测试这一环亟待深入，而在测试的“准确度 (accuracy)”“流利度 (fluency)”“复杂度 (complexity)”这三个维度中，又以“复杂度”，尤其是“句法复杂度”的测评研究最为薄弱，急需建立科学、高效、标准的汉语中介语句法复杂度测评体系。

本文面向“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的实践需要，旨在探索与汉语自身现实及句法特点相匹配的中介语考量体系中的难点——句法复杂度 (syntactic complexity) 的测量原则和考评方法。

“切分单元”和“测量指标”这两大研究句法复杂度的要素，是目前汉语句法复杂度研究中的两大瓶颈。尤其是后者。目前的测量指标安排多建立在“单元词语数”和“单元从句数”这两个指标基础上，一般在 1-4 个指标之间。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1) 指标过于简单，导致测量不能全面反映现象，影响效度。(2) 对汉语来说，“从句”指标可以使用，但是不够全面。“从句数量”是英语句法复杂度的一个重要考察因素，但汉语的从句系统不发达，目前，对反映汉语特点的句法复杂度测量指标仍有待挖掘。例如英语中的某些从句在汉语母语者口中可以表达为单句的一个成分，如：“这是我昨天买的书。(This is the book I bought yesterday.)”又如“他紧紧抓着那个包跑向马路对面。(He ran across the road, holding tightly the bag.)”上述汉语形式也是句法复杂度的重要体现，理应考察。另外，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但虚词发达并对句法结构影响重大，这在句法复杂度研究中也未得到充分体现。

总体而言，汉语从句不发达而虚词发达，嵌套结构多，短句多，话题句多，并列句多，鉴于此，在考察汉语中介语的句法复杂度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结合汉语句法的自身特点，而且应该区分语体，本文尝试修正考察习得输出的基本切分单元，并提出与汉语自然特点更为契合的句法复杂度测量指标和测评规则假设。

广东省中小学师生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黄年丰

肇庆学院

为了解广东省中小学师生普通话使用情况，文章分析了梅州、清远、云浮、韶关等地的教师与中小学生专项调查问卷数据并在广东省八个地区的语言使用状况的基础上，着重报告受访者基本情况、语言能力和使用情况、语言环境和语言态度，最后得出初步结论。经济生活、区域差异和代际差异是制约和影响广东省各地区师生语言能力和语言生活的主要因素。目前，广东省八地的双语或多语的社会语言环境已经逐步形成，学校仍然是推普重地，而教育领域是推普的前沿阵地，各地的师生普通话使用情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新时期的语言政策应根据各地发展实际作出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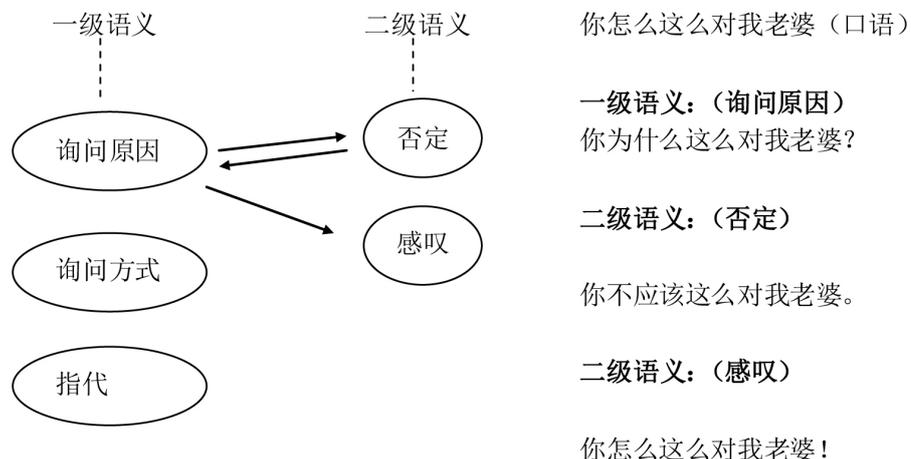
口语表达「怎么」的语义演变及话语功能分析

冀娜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学界对于疑问代词“怎么”的关注较多，但说法各异。彭可君（1993）、邵敬敏（1996）、肖志野（2009）等均对“怎么”具有询问方式和询问原因两种功能进行过探讨，他们将其归纳为“怎么₁”和“怎么₂”。贺凯林（1992）与此略有不同，他将“怎么”的语义类型平行划分为8类：表原因、表方式、表情状、表性状、表程度、表频率、表任指、表虚指。郭继懋（2001）主要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情状、方式、原因”三方面对“怎么”进行了说明。刘辰洁（2010）探讨了“怎么”的否定用法。邓思颖（2011）主要对询问原因的“怎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王志（2014）探讨了口语的对话中，“怎么”作为小句单独使用的一种特殊用法。王小穹（2013）探讨了“怎么”的语义扩展过程，主要的功能是疑问、指代、否定。

纵观前人研究，可见以上基本都倾向于共时的研究且以往对“怎么”的功能分类各异，缺乏系统性的梳理。我们认为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互动过程以及“怎么”不同语义之间的动态演化过程应该被关注到。鉴于此，本文主要将“怎么”的语义类型划分为两个等级。其中询问原因、询问方式、指代为一级语义类型，是“怎么”最基本、最原始、最典型的语义类型。第二级为表否定、表感叹的语义类型。由于“怎么”的指代功能多数情况与疑问句有很大差别，（例如：我觉得这个电影不怎么好看。）本文不讨论“怎么”的指代功能。且一级语义类型与二级语义类型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凸显的语义等级不同，一级语义类型可与二级语义类型中的“询问原因”这一小类相互推导得到。将其语义演变过程用下图表示：



《现代汉语词典》和《重编国语辞典》基本词释义对比研究

亢世勇、张成

鲁东大学

在词典释义中，基本词常被用来解释抽象的、难解的词，而基本词本身的释义是一大难点。如何兼顾准确性和易懂性，避免循环释义甚至用复杂概念来解释简单概念等问题，是在词典编纂实践上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对比《现代汉语词典》和《重编国语辞典》中对于基本词的释义，发现两者在基本词释义策略、模式上的异同，以期能对词典编纂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粵語等比句類型的共時和歷時考察

黎奕葆

香港中文大學

等比句 (equative construction ;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of equality) 和差比句同樣屬於比較句。雖然差比句不論在跨語言的研究 (如 Andersen 1983 ; Stassen 1985 ; 2001 ; 2005 ; Heine 1997 ; Bobaljik 2012 ; Stolz 2013) 還是在粵語相關的研究 (如周小兵 1994 ; Yue 1997 ; Mok 1998 ; Ansaldo 1999 ; 李藍 2003 ; 張雙慶、郭必之 2005 ; 吳福祥 2010 ; Chappell & Peyraube 2015) 都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 等比句卻一直以來沒有受到很大的關注, 在粵語研究的文獻中也只有十分有限的描寫。

最近, Haspelmath et al. (2017) 以 119 種世界語言為樣本梳理出六個等比句的主要類型; Peyraube (2018) 專門考察漢語族語言也提出了三個漢語的等比句類型。在他們的框架下, 本文識別出粵語等比句如以下例子所示的五個類型:

- (1) 我嘢日同你一樣咁忙。
- (2) 我哋一樣咁忙。
- (3) 佢好似你一樣咁好人。
- (4) 我個細女有張枱咁高。
- (5) 佢豬咁蠢。

上述例 (5) 這類等比句值得特別注意。它的構成除了主體 (comparee) (如「佢」)、基準 (standard) (如「豬」) 和參數 (parameter) (如「蠢」) 之外, 就只有程度標記 (degree marker) 「咁」。這類等比句是 Haspelmath et al. (2017) 和 Peyraube (2018) 都沒有發現的類型; 前者指出這類等比句是邏輯上應該存在的, 但是卻無法在世界語言的語料中得到實證, 原因不明。本文在粵語中發現這類等比句, 並進一步探討其特色和限制。本文發現粵語這類等比句有必需表達程度高的語義—語用限制; 有一種以「鬼」為基準的特殊用法; 以及與熟語有密切的關係。

另外, 利用十九世紀的早期粵語文獻和二十世紀中的粵語電影語料, 本文考察了粵語各類等比句的歷時發展。本文發現上面五類等比句中, 四類都長期存在於粵語之中, 唯獨例 (1) 一類是非常後起的; 而例 (5) 一類雖然長期存在, 但其以「鬼」為基準的特殊用法卻是新近的發展。本文會嘗試解釋上述兩個發展的原因。

社區詞的界定、定位及研究意義

李斐

嶺南大學

社區詞這一概念由田小琳教授提出，並發表了多篇文章探討社區詞。2009年出版的《香港社區詞詞典》是目前唯一的一本香港社區詞詞典。經過多年的研究和提倡，“社區詞”作為詞條被收錄於由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審定的《語言學名詞2011》中。除了對社區詞的內涵有所研究之外，還應該對其外延有所界定。社區詞的界定和定位問題值得探討，社區詞和方言詞不同，但隨着香港和內地文化的不斷接觸、融合，一些香港社區詞填補了現代漢語中的某些空白，而逐漸被內地媒體接納、採用，成為現代漢語一般詞彙的有益補充，將來或有可能被一般詞彙吸納、接收。社區詞與外來詞的概念也不應混淆，香港社區中出現的音譯詞，只要符合社區詞的概念，就可以被認定為社區詞。社區詞與行業語也有一定的關係，一些行業語有可能成為社區詞，很多社區詞來自於行業語，是行業語社會化過程中的一個中間產物。社區詞的研究很有意義。社區詞的提出開擴了現代漢語詞彙研究的類型，拓展了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新領域，為語言接觸研究提供了新的平臺，豐富了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意義。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社会类流行词语考察

李福唐、刘艳萍

宜春学院

流行语是当今时代的热门话题，但是目前对流行语的定义尚无定论，各有各的说法。综合各家说法可把流行语定义为某一时期、一定的群体内广泛流传的语汇，是一定时期的社会风貌、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在语言上的体现，其呈现的形式是词、短语、句子、特殊的结构等。社会类流行词语是流行语的一部分，了解社会类流行词语，通过社会类流行词语分析《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收词问题，参照《最新流行语小词典》归纳出已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社会类流行词语，并对这类词语进行归纳分析，都对现代汉语的研究有促进作用。

非洲小学生汉语学习焦虑与其感知学习风格的相关性研究 ——以毛里求斯小学生为样本

李明晶ⁱ、张沛沛ⁱⁱ

江苏师范大学ⁱ、汉办志愿者ⁱⁱ

目前学界对国外少儿年龄层汉语学习焦虑的实证性研究成果相当匮乏，而在我国“一带一路”全球化倡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非洲地区小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的研究尚待起步。本文选取汉语学习焦虑与学习者感知学习风格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以非洲国家——毛里求斯 13 所小学选修汉语的 613 名小学生为调查对象，以收集到的 385 份有效问卷为样本，对非洲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汉语学习焦虑状况及其感知学习风格进行了调查，在使用 SPSS 和 AMOS 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二者的总体特征及其相关性，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原因分析和探讨，以为今后非洲地区小学生群体，乃至整个国外小学生群体的汉语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话语 - 语用界面下表达否定意义的「什么 X」句

李强

上海大学

否定性的“什么 X”句具有反预期性质，根据反预期表达的性质特点，可以从反预期的动因、反预期的对象、预期信息的出现与否等维度进行分类。“什么 X”句的反预期效果的产生隐含了一个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的过程，即说话人首先秉持一个预期信息，并且通过规约性认识默认一种常理事实 p，但现在实际出现了客观事实 q 的情况，该客观事实推翻了 p 中作为因果关系表果后件的命题的成立，也否定了表因前件中相关要素的合理性，于是产生了现实结论，该现实结论与预期信息之间因为矛盾冲突而形成反预期推断。

“什么 X”句体现出由主观性到交互主观性的发展变化。否定性的“什么”句含有说话人较强的主观性特征，而“什么”句在由主观性通往交互主观性的道路上，显示出说话人在关注、顾忌听话人态度情感方面存在由少及多、由轻及重的程度差异，依次表现为：听话人只表现自己的某种情感态度→听话人主要表现自己的情感态度，无意中也就顺带纠正发话人的认识→听话人在表现自己情感态度的同时还有意纠正、劝诫、反驳发话人的认识→听话人站在发话人的立场上给出自己的认识→听话人拉近与发话人的心理距离，让发话人认同自己的认识→听话人明确分清与发话人的态度，给出与发话人完全对立的认识。

“什么 X”句对于说话人来说蕴含着强主观性，表明了他对对方话语的立场、态度和感情，在话语中留下了“自我”的印记（Lyons 1977、1982），而“什么”就是这种主观性的结构形式编码。交互主观性则源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人际互动，具体来说就是，听话人能够理解说话人的认知情感，以“什么 X”句所负载的主观情感态度作为互动媒介，选择站在或者远离说话人的一边来加以思考和表达。否定性“什么 X”句表现出来的是说话人违反礼貌原则或者合作原则，有意使对方的面子受到损害，与对方保持对立的立场态度以拉远与对方的心理距离，这其实也是交互主观性的一种体现，即说话人考虑到听者的心理认知却故意为之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上述几种情况可以看作是“什么 X”句由主观性到交互主观性连续发展的过程，Verhagen（2005: 7）对于“识解构型”（construal configuration）的描述可以用来刻画“什么 X”句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

对于听话人如何识解否定倾向的“什么 X”句的意义，既有解释只是静态的，缺乏一种动态互动的视角。我们认为，“什么 X”句的否定性意义和反预期功能是在听说双

方交际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交际双方在其中都发挥相应的作用。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领域的“关联理论”可以分析言听双方的认知心理过程，从而能够对“什么”句的意义和功能做出动态性的解释。

否定意义的“什么 X”句中，“什么”所否定的对象往往出现于上文另一个说话人的话语之中，因此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回声话语形式（echoic utterance），即重复前一个说话人已经说过的部分内容的的话语，将其引入自己的话语中，并表达自己对该话语的态度，这是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用法。否定性的“什么 X”句其实类似于回声感叹，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重述对方的话语以求得证实或要求对方做出解释，而主要用来表达说话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其背后的意义运作和实现依赖于关联理论。

否定性的“什么 X”句回声话语是说话人为了追寻优化关联而采用的一种话语手段，让“什么”作为明示成分，以重复对方的话语内容作为关联措施。说话人在关联对方话语的同时也向听话人传递了自己对于某事物或事件对象的立场态度，并隐含了他对听话人的劝诫、警告和提醒等语用意义，这构成了“什么 X”句回声话语形式的语用功效（pragmatic effect）。

「唯一（的）一 C+NP」内构件语义功能考察¹

李震

华中师范大学

汉语中类似“唯一（的）一个美国人”说法很常见，文章将这类表达形式化为“唯一（的）一 C+NP”。文章考察了该结构中量词 C 的特点，指出 C 符合原型范畴理论和基本层次范畴理论；在这类结构中，“一 C”和“唯一（的）”分工明确：前者主要标明集合内元素数量，使 NP 有指；后者限定集合特征（属性），使 NP 有定，“一 C”不是羡余成分。文章还试图说明“唯一”是一个限定量化算子，在其辖域内，焦点成分得到约束，并解释其作为状语的合理性。文章最后指出一个现象，类似“这也是骑士唯一一次接近感谢法师的行动”。“唯一 C”这种结构的形成动因是什么？值得思考。

¹ C 表示量词

语言文字规范的跟踪研究与贯彻落实

李志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这里所说的语言文字规范的跟踪研究，是指一个语言文字规范颁布之后，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对该规范继续进行的研究。语言文字规范的跟踪研究，促进规范的贯彻落实，实际上就是语言产品的语言服务。有关规范的跟踪研究是规范研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成立有关规范跟踪研究的课题组，其研究课题应该列为国家语委的重点项目。

研究内容包括：了解语言文字规范颁布后的贯彻落实情况，收集在贯彻落实中发现的问题和相关论文，对发现的问题和相关论文进行学术分析，对其中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汇总上报，有些可以留待今后修订时参考，有些需要通过编写规范《解读》或举行讲座给予适当的完善和必要的说明。

汉字规范

《通用规范汉字表》

2013年由国务院公布。该表收字8105个，分为三级：一级字表为常用字集，收字3500个，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的基本用字需要。二级字表收字3000个，使用度仅次于一级字。一、二级字表合计6500字，主要满足出版印刷、辞书编纂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一般用字需要。三级字表收字1605个，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未进入一、二级字表的较通用的字，主要满足信息化时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用字需要。

表外的通用规范汉字

2013年上半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提出第114号、116号元素的中文定名草案。114号、116号元素使用的中文汉字分别为“[钅+夫]”和“[钅+立]”。在征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后，二字纳入国家规范用字。但是当时《通用规范汉字表》中只收录了“[钅+夫]”字，而未收“[钅+立]”字，并已经上报国务院审批，来不及补充，只好阙如。

2016年初，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113、115、117、118号元素的中文名称，113号元素[钅+尔]、115号元素镆、117号元素[石+田]、118号元素[气+奥]。其中，[钅+尔]、[石+田]、[气+奥]三字是新造字，也是规范汉字。

现在通用规范汉字的个数 原有 8105 个，现在新增元素用字 4 个，现共 8109 个。至此元素周期表各元素都已有汉语名称。

表外字是否偏旁类推

《通用规范汉字表》规定表外字的偏旁不类推。《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许多表外字，这些字收在《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之前，其中偏旁已经类推的有 200 多个，现在仍维持现状。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协调？

“晒装”的“晒”

“晒装”的“晒”收入了《通用规范汉字表》，但这个字有没来历？是错字？或已习非成是？“晒装”这个术语，台湾作“舢（舢）装”。

统计字频时是否充分照顾到口语 “屣、擗”在口语中应用普遍，是否应进入《通用规范汉字表》？

新旧字形对照表

1965 年初，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这个字形表共收录 6096 个通用的汉字，按笔画顺序列出它们印刷宋体的标准字形。在字形表中没有新旧字形的说法。后来为了便于称说，才提出这一对概念。表中列出的标准字形，称为新字形；没有列出的、与新字形对应而有细微别的字形，称为旧字形。新字形即为现在的标准字形。目前出版的语文类辞书，一般在检字表之前都列有《新旧字形对照表》或《新旧字形对照举例》等。它们都是从字形表中概括而成的，但在处理上并不完全一致。

《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

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由国家语委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编写，语文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将隐性的笔顺变成显性的笔顺，用跟随式、笔画式、序号式三种形式逐一列出 7000 个汉字的笔顺，对原有的笔顺规范进行了完善。

目前缺少汉字笔顺规则。

《汉字部首表》

2009 年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该规范是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出版局 1983 年联合发布的《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定了汉字的部首表及其使用规则，主部首 201 个，保持了原草案的部首数，附形部首 100 个。主要适用于工具书编纂、汉字信息处理及其他领域的汉字排序检索，也可供汉字教学参考。

目前需要确定汉字偏旁名称的规范。

《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

学术界、教育界认为其中某些字归部欠妥。例如：

“愿”从心，原声，现归入厂部

“愈”从心，俞声，现归入人部

“盒”从皿，合声，现归入人部

“凳”从几，登声，现归入尸部

“鹏”从鸟，朋声，现归入月部

“雌”从隹，此声，现归入止部

以上各字都是形声字，现在的归部违背了汉字的造字规则，不便于识字教学。

建议将据形取部与传统部首不同的列表，做一补充说明。一方面有利于语文教学，另一方面有利于读者查阅过去出版的辞书。

目前需要确定汉字基本结构的规范。

词汇规范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试行）

2001年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该规范是推荐性试行规范。选取了普通话书面语中经常使用、公众的取舍倾向比较明显的338组异形词作为第一批进行整理，给出了每组异形词的推荐使用词形。如笔画--笔划、影像--影象。主要适用于普通话书面语，包括语文教学、新闻出版、辞书编纂、信息处理等方面。

存在的不足和改进建议

1. 异形词的规范保留一个，淘汰一个，淘汰的非规范词不允许使用，使用即视为错误，在出版物质检中就要扣分，这与语言文字的柔性规范相背离。建议改为：只要在现代汉语中还并行并用的异形词，倡导使用推荐的词形，未使用推荐的词性，不视为错误，相信在社会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其用法会逐渐趋于统一，实现进一步的规范。

2. 社会普遍赞成将通用性、理据性和系统性作为异形词规范的三原则，但对三者的应用顺序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通用性与理据性孰先孰后争论不休。例如“毕恭毕敬”与“必恭必敬”，从词源和使用时间久远上分析，都应推荐“必恭必敬”为规范词形（出

自《诗经·小雅》，使用了几千年），但是以6年间的词频统计，就确定推荐“毕恭毕敬”，而不允许再使用“必恭毕敬”，显然是不够合适的。

3. 2013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在这个规范文件中，个别过去的非规范字成为了规范字，例如“蹻”。因此，《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的“蹻地趟地（*）、趟浑水（*蹻浑水）、趟水（*蹻水）”将来修订时要改为“蹻地（*趟地）、蹻浑水（*趟浑水）、蹻水（*趟水）”。

4. 2003年8月，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国家语委异形词研究课题组、《咬文嚼字》编委会联合发出《关于试用新整理264组异形词规范词形的建议》。他们沿用整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从通行辞书认定的异形词中抽选出一批较常使用、取舍倾向明显的，订成《264组异形词整理表（草案）》，建议先作为行业规范，从2004年1月起，在各自系统内试用。

目前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试行）》（GF1001-2001）是国家规范，必须执行。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国家语委异形词研究课题组、《咬文嚼字》编委会《264组异形词整理表》（草案）是行业规范，参照执行。《现代汉语词典》长期以来一直对现代汉语异形词进行研究整理，它的首选词即为异形词的推荐词，可以参考使用。

语言使用实际中，还会不断出现新的异形词，值得关注。例如：

下划线—下画线
划重点—画重点
本帮菜—本邦菜

语音与拼音规范

《汉语拼音方案》

拼音字母读音问题

《汉语拼音方案》“字母表”中规定，字母名称“A”读Y（a），“B”读ㄅㄝ（bè），“C”读ㄘㄝ（cè），“D”读ㄉㄝ（dè）……这个规定本来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五十年里以上读法没有推行开来，不仅广大群众不甚了然，就是语言学者或语文教师也基本上不依循，备受冷落。因而有人主张字母名称应该跟声母的呼读音合而为一

（语文教学上经常这样读），有人认为应该采用英语的字母名称（字母排序上经常这样读）。我们认为，《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字母名称没有错误，虽然通常不用，但也不必改。对于在语文教学中采用声母的呼读音的情况，似应予以补充说明，允许变通处理；在汉语拼音字母排序时，不提倡采用英语的字母名称，因为二者毕竟不是同一个系统。

隔音符号问题

《汉语拼音方案》“隔音符号”规定：a, o, e 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pí'ǎo（皮袄）。

《现代汉语词典》的《凡例》对隔音符号的使用做了如下表述：多音词的注音中，音节界限有混淆可能的，加隔音符号（'）：（a）相连的两个元音，不属于同一个音节的，中间加隔音符号，如【答案】dá'àn，【木偶】mù'ǒu。（b）前一音节收 -n 尾或 -ng 尾，后一音节由元音开头的，中间加隔音符号，如【恩爱】ēn'ài【名额】míng'é。

汉语拼音字母缩略词的读法问题

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其中词汇的发展是最活跃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相当数量的字母词已经进入到社会日常生活，成为汉语词汇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字母词中有一种是汉语拼音字母缩略词，例如 HSK（汉语水平考试），RMB（人民币）等。这些词应该怎么读，目前没有明文规定，一般都是按照英文字母来读的，有些人不赞成这样做，但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由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 1985 年 12 月发布。到目前为止，是普通话关于异读词读音规范的标准。着眼于普通话词语的一些异读现象来审定读音，继承了 1963 年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的成果，重新审订了某些读音。

普通话异读词存在的问题举例：

模型 móxíng 模具 mójù
癫痫 diānxián, diānjiān（癫痫）
排挡 páidǎng, páidàng
栅极 shānjí, zhàjí
喀 kā, kè
公钥 gōngyuè, gōngyào
匙卡 shíkǎ, chíkǎ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实施。1996年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教育部于2002年11月为《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修订专门立项。其修订方案，即《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2012）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2012-10-01实施。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不完善之处

应该有人名、地名拼写规则两个子文件。现在有“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GB/T28039-2011）”，还没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目前遵循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是1984年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布的。

《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是1992年颁布的，至今没有修订，也没有废止。其中一些内容与现行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有冲突。例如：

青春之歌 Qīngchūn Zhī Gē (Song of Youth)

红与黑 Hóng Yǔ Hēi (The Red and the Black)

现在应该加快制定“轻声儿化标注规范”，以更好地适应推广普通话和语文教学的需要。

语法规范

《标点符号用法》（GB/T15834-2011）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15835-2011）

几点建议

1. 建议国家语委与新闻出版署有关部门沟通一下，了解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编辑在贯彻语言文字规范中存在的主要疑难问题，请专家给予权威的解答。希望在新闻出版署每年规定的编辑培训中，组织专家系统地宣讲各项语言文字规范。这也是语言产业的一个方面。在贯彻的过程中使语言文字规范的不足之处得以完善，有利于维护规范的权威性，能够促进规范的贯彻落实。

2. 建议国家语委加大力度，推进适用面较宽的规范文件的研制和修订。从语文教学和新闻出版的需要出发，目前急需研制颁布“轻声儿化规范”。“第一批异读词审音表”

（试行）可以考虑修订，适当的时候正式颁布实施。“地名异读音审定表”似可作为《普通话异读音审音表》的补充，早日列入计划。

3. 希望语言文字规范的跟踪研究能够形成制度，并且行之有效。跟踪研究可以由规范的研制或修订课题组继续承担，也可以另外组织课题组，但一定要有规范的研制或修订课题组成员参加。课题组要老中青结合，以利传承。课题组每年提交有关规范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和跟踪研究成果。

海峡两岸网络新闻语篇修辞结构对比研究

林纲

江苏师范大学

由于历史隔绝，海峡两岸的新闻用语差异客观存在。本文试图运用修辞结构理论考察两岸网络新闻语篇，探求修辞建构如何强化新闻的说服功能并消减差异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揭示两岸网络新闻语篇、社会、评价与认知的多维互动过程。两岸网络新闻语篇同样形成微观与宏观两套语篇结构体系，大陆网络新闻语篇超链接手段运用相对较多，两岸网络新闻语篇采取何种变式，是由各自的新闻立场与意识倾向决定的。在网络新闻语篇修辞对新闻话语事实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无论是在形式种类上还是在使用频率上，台湾都远比大陆丰富，生动性更强。网络新闻的互动特性为新闻话语叙述者与叙述对象带来新关系，进而影响语篇文本的声音。两岸网络新闻语篇呈现不同的话语形式，必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功用。大陆的网络新闻语篇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益，台湾则更多由党派利益与商业利益驱动。在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时，两岸不同网络新闻语篇运用不同修辞结构，将作者及其委托人意图整合于新闻事件传播中，建构相异的新闻语篇事实，体现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与社会权力关系。

名人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的關係言語行為和特徵： 內地與香港的比較分析

林敏奮、吳東英

香港理工大學

本文旨在考察名人在中文社交媒體上與粉絲進行互動關係的言語行為和特徵，比較名人在內地與香港兩地主流社交媒體（微博及臉書）中的異同，並對面子及禮貌理論做進一步的探討。研究樣本取自微博及臉書平臺上共十二位名人在三個月內的博文。研究發現，名人在社交媒體上最常用的關係言語行為包括分享資訊、轉發資訊、誠邀互動反應和表達立場態度等，最常用的言語特徵包括為圖示或表情符號的使用、口語化句式、幽默戲謔的表達及中外語混合使用等。內地與香港名人在微博及臉書中表現的言語差異為：微博名人更多的使用指示語及表達立場，臉書名人更多地轉發資訊和分享即時視頻；微博名人傾向更多的使用網路潮語和幽默戲謔，臉書名人則更多的使用文雅辭藻、文藝化句式及中外語混合，純英文的使用只在臉書中出現。文章最後對內地與香港的異同做了進一步的闡釋。

海峽兩岸「述 + 賓 + (介 + 賓)」結構對比考察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

文章描写分析两岸“述 + 宾 + (介 + 宾)”结构(例如“放鸡蛋在容器内”)的差异,并探讨该结构在两岸的趋同倾向。文章对比考察的“述 + 宾 + (介 + 宾)”结构限于三组成对的“述 + 宾 + (在 / 于 + 宾)”、“述 + 宾 + (到 / 至 + 宾)”和“述 + 宾 + (给 / 予 + 宾)”结构,其中“在 / 于”“到 / 至”“给 / 予”在语体色彩上都是前者“白”,后者“文”。

研究表明,大陆“述 + 宾 + (介 + 宾)”结构比较少见,尤其是使用带有文言色彩的“于”“至”“予”更为少见,而上述三组结构在台湾却是较为常见的形式。在全球华语交流互动的大背景下,“至”“予”也开始较多地用于大陆“述 + 宾 + (介 + 宾)”结构,从而缩小了该结构在两岸的差异,趋于一定程度的融合。

对比分析两岸“述 + 宾 + (介 + 宾)”结构,还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该结构在大陆很少使用,与此相应的用法大多可以是“把”字句等,但是,这一结构在台湾却常见得多,由此使得两岸共同语在词序上形成一定的差异,关于这一点,以往的研究似乎很少涉及。

第二,台湾既使用与上述文言介词有可替换关系的白话介词、因而具有中性语体色彩的“述 + 宾 + 在 / 到 / 给 + 宾”形式,也沿用文言介词、因而书面语色彩浓厚的形式,即“述 + 宾 + 于 / 至 / 予 + 宾”,而且以上两种形式形成互补分布。相对于台湾兼备该结构“文 / 白”两套系统,大陆基本上只有一套尚不完备、仍然处于发展之中的系统,即一般只少量使用白话介词这一套系统,另一套则只限于个别组合形式,这种差异与两岸语言整体风格的差异是一致的。

第三,较之过去,文言词“至 / 予”较多地使用于大陆“述 + 宾 + (介 + 宾)”结构,是普通话“雅化”倾向的具体表现,随着两岸交流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的“回归”,文言词进入该结构的用例有可能增多,该结构在两岸的融合程度可能会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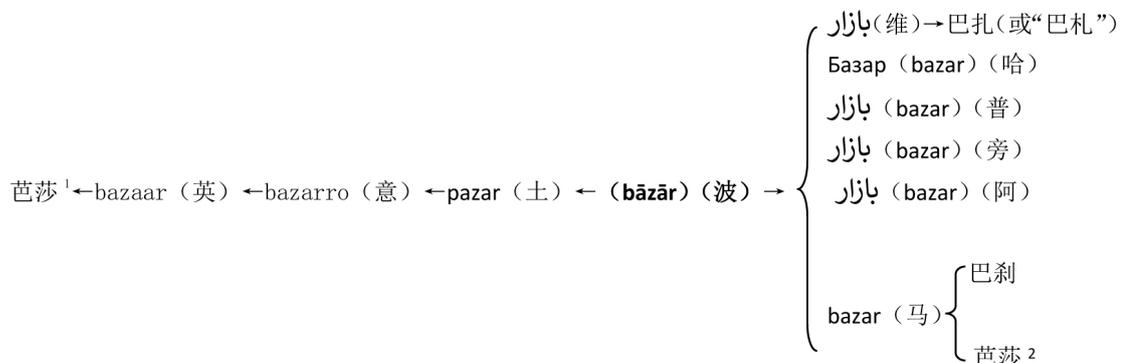
「全球华语」视野下「一带一路」上的一个关于「巴扎」的有趣语言事实

罗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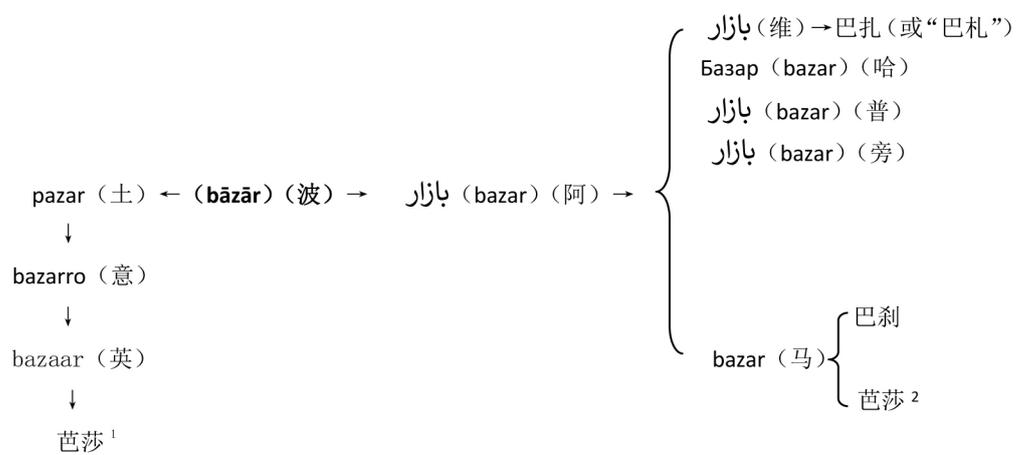
西南交通大学

我们把眼光放宽到“全球华语”，发现了一组同实近名的华语外来音译词，“巴扎（又译作‘巴札’，使用地为中国大陆）”、“芭莎¹（使用地为中国大陆）”、“巴刹（使用地为新马泰印尼等）”和“芭莎²（使用地为泰国等）”，它们都指的是具有伊斯兰特色的“集市”、“市场”。“巴扎”来自于维吾尔语 بازار（拉丁文字母转写为 bazar，下同）， “芭莎¹”来自英语 bazaar，“巴刹”和“芭莎²”来自马来语 bazar，但它们最终都来自于波斯语 بازار（bāzār）。经考察，我们还发现在阿拉伯语（بازار = bazar）、维吾尔语（بازار = bazar）、哈萨克语（Базар = bazap）、阿富汗的普什图语（بازار = bazar）、穆斯林旁遮普语（بازار = bazar）和马来语（bazar）中，以及在土耳其语（pazar）、意大利语（bazarro）和英语（bazaar）中都有发音如“bazar”的词语用来指称“集市”、“市场”。

根据现有的词源上的结论，波斯语 بازار（bāzār）传入以上各语言的路径笔者总结为下：



上图示中，大括号右边的各种语言除了华语所对应的民族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所涉及的地区从中国的西北新疆开始到中亚，再到南亚，最后到东南亚，正好在中国的“一带一路”上。波斯语 بازار（bāzār）如何能传入如此广阔的地域？笔者认为主要是凭借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而伊斯兰教的宗教传播语言是阿拉伯语，那波斯语 بازار（bāzār）又如何能通过伊斯兰教进行传播呢？经笔者研究发现，在公元7到11世纪，伊斯兰入侵并占领波斯期间，波斯语同阿拉伯语有一个相互融合发展和移植的过程，阿拉伯伊拉克的库法穆斯林就首先用波斯语把 سوق（阿拉伯语中的“市场”）叫做 بازار（bāzār），从此 بازار（bāzār）进入到阿拉伯语，那波斯语 بازار（bāzār）能通过伊斯兰教进行传播就顺理成章了。于是笔者把上文中的图示修改如下：



從動詞到介詞再到連詞 ——港式中文「面對」等詞語法化過程研究

馬毛朋

嶺南大學

從歷時角度看，現代漢語的介詞大部分由動詞虛化而來。在共時平面，有些介詞虛化得很徹底，只有介詞詞性，而有些介詞表示動作的意味仍很明顯，是動、介兼類詞。大部分動、介兼類詞在句子中的詞性，是很容易區分的。但是還有個別詞語，是介詞還是動詞，存在爭議。比如“面對”“針對”等，《現代漢語詞典》只標註為“動詞”，但不少語法著作認為其兼有介詞詞性。在港式中文裏，“面對”等更進一步發展為連詞，可以引導分句。本文探討了港式中文的“面對”等詞從動詞發展為連詞的語法化過程，本文指出，“面對”等關事、話題介詞，一般總是出現在主語之前，這是其發展為連詞的句法位置條件，關事、話題介詞本可以帶主謂短語作賓語，在語言運用中，有些主謂短語帶上了時間或句類的信息，就出現了小句作賓語的情況，由於這類介詞的句法位置與連詞類似，受到了連詞用法的類推，“面對”等便逐漸發展為連詞了。

汉语拼写方案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马秋武

复旦大学

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流工具，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开始创建一种可以将所说的言语记录下来的文字。文字是后来才有的，是语言的一种书写方式。世界上的文字有以表音为主的（即以语言发音为基础形成的文字符号），也有以表意为核心的（即根据意义形成的文字符号）。英文符号是以表音为主的，是一种表音文字；汉字是以表意为主的，是一种表意文字。但要知道，表意文字也非绝对完全表意，表意文字同时也表音，甚至很多文字中还有表音的符号或部件，但更多表意文字的音常常无法直接从表面的文字结构中读出来。由于汉字这种表意文字存在读音上的不便，因此，为汉字设计一套注音字母就成为了多年来我国语言学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汉字是表意的。为了方便学习和使用，特别是有利于儿童或外国人学说汉语，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一件大事。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一种拼音文字方案，而是给汉字注音的符号，但由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或民族采用拼音文字，所以，在国际上，采用拼音书写形式，更能被人们广泛接受。研制汉语拼音文字形式，成为了近年来语言学工作者普遍关心和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这一方面，学者们现已研制出了各式各样的汉语拼写方案。本文将从语言学角度审视和研究汉语的拼写问题，分析和探讨现代汉语所具有的特点——语音形式较为单一，拥有大量的同音词，字形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等。在此基础上，说明和阐释汉语采用拼音文字形式的必要性和局限性，以及所要解决的同音字 (homophones) 难题。然后，研究并指出学者们所提出的解决同音字问题的方式方法。最后，分析并提出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汉语拼写方案所具有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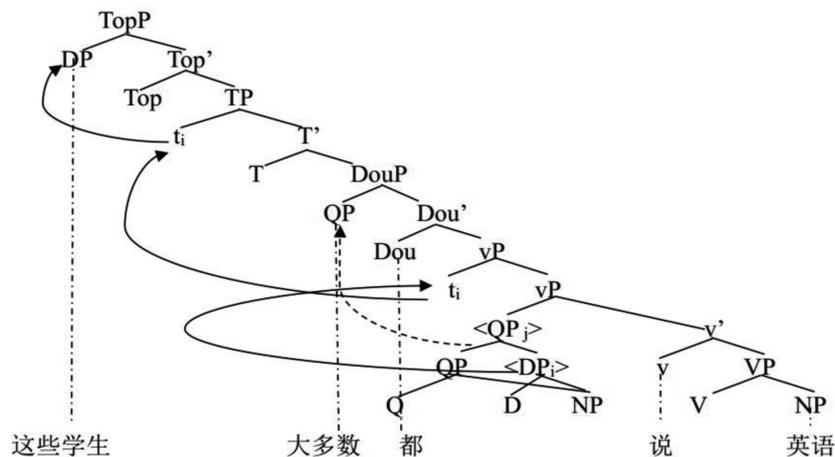
汉语浮游量化的句法语义研究

满在江、梁宵

江苏师范大学

浮游量化是指量化词脱离了其毗邻的量化对象而出现在其他位置时的情况。汉语浮游量化存在诸多争议：范围界定模糊，“都”是否为浮游量化词存在争议；句法机制分析存在移位与非移位之争。

本研究首先通过对与其他语言浮游量化的对比，发现“都”的位置相对固定，从而将“都”排除在汉语浮游量化的范围外。其次围绕移位限制条件、浮游与非浮游量化对应关系以及汉语浮游量化词分布情况等，对汉语浮游量化句法机制分析中两种不同观点展开讨论。汉语浮游量化现象可以违反孤岛效应，但主要发生在主语从句和复杂 NP 移位中。这是由于汉语主语从句缺乏明显的标句词，无法构成移位限制；而复杂 NP 作为整体移位，不会违反界限原则，因此并不会对移位分析提出挑战。汉语浮游与非浮游量化结构的不对应是由于名词组受双重量化，构成对称结构，只有通过移位获得标签才能参与下一步运算，这进一步支持了移位滞留分析的合理性，结构图如下：



汉语浮游量化结构中存在隐性量化算子：表部分量的“有”和表全称量的“都”，二者在一定句法和语义环境下被激活，激活后“都”的强量化特征会对汉语浮游量化词位置的分布和语义解读都产生影响，而“有”主要对语义解读产生影响。隐性量化算子假设可以解释全称量化词及准全称量化词不能滞留于动词后，而其他量化词则可以滞留在动词后的原因，同时也可以解释数量词组滞留于动词前会产生歧义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赞同移位分析的观点，并补充了相关条件，目的在于更好地解释汉语浮游量化现象。

港澳新馬華語量詞「粒」的生成衍化及接觸融合研究

彭劍

西南交通大學

《現代漢語詞典》中“粒”的釋義為：①（名）小圓珠形或小碎塊形的東西；②（量）用於粒狀的東西。《全球華語大詞典》中增加了一條義項：量詞，用於球形物，一粒橙、一粒西瓜、一粒足球，用於港澳新馬等地。本文將對港澳新馬華語社區特色量詞“粒”的生成衍化機制和接觸融合過程進行研究。

“粒狀物”是現代漢語通用語境下的常規義項，“球形物”是海外華社的特色義項，其生成衍化機制及路徑可厘析出如下方面：1、語義特征的演變。根據“粒”常規通用的“小”、“圓珠（球）形”、“細碎”的特點，其語義特征可概括為[+ 細小][+ 顆粒]，在語用流變中，[+ 細小]義素逐漸脫落，[+ 顆粒]義素進一步凸顯，並在心理完型機制下演變為[+ 球形]，與此同時，與量詞共現的名詞搭配也從原型的谷物推衍到水果和球類，呈現範疇化特征，其理據是基於搭配名詞外觀形態的相似性，從而實現了跨域隱喻映射。2、語義交叉滲透與感染。“顆”與“粒”常配合對舉出現，並構成複合詞“顆粒”，但“顆”更傾向於“圓潤”的意象特征，“粒”更傾向於“細小”，二者交叉滲透，使“粒”感染“圓潤”義並進一步顯赫。3、南方方言底層。“粒”的特色義項保留了閩方言底層，閩南方言中，“粒”常與水果、球類搭配。4、海外華社語用類推與遷移。海外華語作為現代漢語的域外地域變體，由於時空區隔，發展相對獨立，在實際語用中可能結合當地語境和語言習慣，將“粒”的常規通用義進行“在地化”的類推和遷移。

隨著大陸與海外華語社區大規模、多層次、有深度地接觸交流，海外華語特色詞逐漸吸收進入普通話，並在融合中進一步衍生變異。BCC 和 CCL 語料庫統計顯示，現代漢語中偶有“一粒足球/籃球”的表達，暫無“粒”與水果的搭配，一般仍多用“顆”與水果和球類搭配，但出現了“一粒進球”的表達，且該表達形式已具規模、漸趨穩定。這與現代漢語語境中，常規固有量詞“顆”和表“球形”新義的量詞“粒”的語用競爭與占位有關，兩者出現功能分化，各司其域，“顆”傾向於表“圓”，更多地與圓形外觀的水果和球類搭配，“粒”傾向於表“小”，由此進一步引申出“稀少、珍貴”的意義，因此新義“粒”在與現代漢語的磨合中，逐漸延展出[+ 珍貴]義素，並更多地與名物化的動作“進球”搭配，表達進球“粒粒皆辛苦”之意，而從“球”到“進球”的衍生變異則與轉喻有關。

经检索中央研究院平衡语料库，发现台湾国语中也有“一粒西瓜 / 木瓜 / 气球”的表达，但华语词典并未将台湾列入使用地区。同时，《全球华语大词典》较之《全球华语词典》，删除了泰国这一使用地区，但经检索东南亚华语语料库发现泰国仍有“粒”表“球形物”的用例。这些问题希望对华语词典编撰提供参考。

海外华语是现代汉语的一部分，也是现代汉语研究的视角转换和外延拓展，其成果可反哺和充实现代汉语研究。本文以“一带一路”背景下语言的比较与融通为宗旨，以期对华语研究、现代汉语研究、全球华语词典编撰提供有益的探索。

漢語非官話方言在海外的傳承與傳播研究 ——以馬來西亞檳城及澳大利亞悉尼為例

祁嘉耀ⁱ、李駿超ⁱⁱ

上海外國語大學ⁱ、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ⁱⁱ

在漢語的十大方言（官話、晉、吳、徽、贛、湘、閩、客家、粵、平話）中，為海外華人以家庭繼承語的形式傳承的，既有官話方言（包括以官話為基礎的普通話/華語），也有吳、閩、粵、客家等非官話方言，在局部地區，非官話方言甚至可能比官話方言具有更久的傳承歷史及更廣的傳播管道。漢語非官話方言在海外既是家庭傳承語（或華人的社區語言），也是被其他族群所學習的對象。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總人口中占大約四分之一，全馬不同地區的華人使用著多種不同的漢語方言，主要分屬於閩方言、粵方言及客家方言。閩南話的變體“檳城福建話”是檳榔嶼華人社區乃至全社會重要的溝通工具、文化遺產及認同象徵。不同籍貫的華人以檳城福建話互相交流，而在檳城居住的其他種族的人士也接受乃至傳播檳城福建話。澳大利亞的悉尼市是多個華人族裔的聚居地，其中粵語與吳語的使用者佔據著可觀的比例。本文以檳城、悉尼兩地為典型例子，針對漢語非官話方言以海外華人社區為中心的傳承與傳播狀況作出歸納及比較，試圖將漢語非官話方言在海外的傳承傳播納入到漢語國際傳播及家庭繼承語傳承的廣義圖景中來，彌補以往在這一領域的存在的認知盲區。

「数序、数值、数类」的认知系统性与数词相关问题

邱庆山、王秀云

湖北大学

基于能否表达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语义单元，可以重新界定“数词、序词、量词、序数词、序数量词”的概念内涵，可以把“序数词、数量词、序数量词”看成一级词类，具有跟“动词、名词、形容词”一样的词类地位，而把“数词、序词、量词”看成下位概念的二级词类。汉语的“数词（数值词）”概念如果要作为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语义单元进入日常语言化的社会生活交际，就必须跟“序词”或“量词”组合，取得“序数词”、“数量词”或“序数量词”的身份。一个“数值”只有在确定了“次序类别”和“计量单位类别”后，才可以进入日常语言化的社会生活交际，才能表达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语义单元。

汉语“序词、数词、量词”之间具有系统性的认知语义关系，分别标记汉语涉数概念中的三种认知域：数序域、数值域、数类域。“序词、数词、量词”的出现，反映了“序域、值域、类域”之间的认知系统性。这也决定了“序词、数词、量词”必须出现在语言符号中。

人类实践活动的认知结果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认知对象的“特征”，即只能定性描述或评价的认知结果，这在语言中主要用形容词或具有形容词功能的词和短语来体现。另一类是认知对象的“值”，即可以测量或定量的认知结果，在语言中一般用序数词、数量词或序数量词来体现。这两类认知结果合起来，就是人们认知事物时所得的全部“认知结果”——属性值。把数词归为形容词，这是人类把在实践过程中获取的认知结果语言符号化的必然表现。形容词和数词都可以表达“认知结果”，这是二者的共性；形容词只能表达作为认知结果的“特征”，而数词只能表达作为认知结果的“值”，这是形容词和数词的差异。这就是形容词和数词彼此关系密切但又纠缠不清的认知原因。

根据词义球结构理论，我们描写了“数词、序数词、数量词、序数量词”的词义球结构，构建了各自的词义球结构模型。为了数量范畴义和序范畴义的完整性和精细化表达，数词进入日常语言化的社会生活交际一般需要经过四次语义认知计算。这是由数词具有的“计类”和“计序”的语义功能决定的。经由一定的语义认知计算可知，序数词、数量词、序数量词的词义球结构中都蕴涵着某种实体型（独立型）认知对象，都具有实体型对象义要素。这就是数量词和序数词具有称代作用的深层认知原因。

总之，基于数概念表达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我们认为数词不是一级词类，“数量词、序数词、序数量词”才是一级词类，而“数词、量词、序词”是下位概念的二级词类。数词要进入日常交际，首先要经过多次语义认知计算以便完成数量范畴义和序范畴义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表达。基于球形词义结构理论，我们描写了相关涉数词的词义结构，并从认知语义的角度解释了“数词同形容词和代词关系密切”以及“数词具有称代作用”的原因。

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文化资源的联合调查与研究

邵慧君、杨韵莹

华南师范大学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全力推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粤港澳地区将会迎来社会经济、语言文化融合发展的又一个高速发展期。因此，及早挖掘和保护湾区内各地区丰富的传统语言文化资源意义非凡，不仅可以为珠江水系语言文化留下宝贵资料，也可以为促进两岸三地的文化认同起到一定作用。本文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论述：一.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文化资源联合调查与研究的社会背景与意义；二.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文化资源联合调查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三.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文化资源联合调查研究的构想框架与内容设计。

對外漢字部件教學與形聲字音變規則研究 ——以「形聲字聲符」中「舌尖前塞擦音」聲符的古今音韻 變遷規則為主要對象

沈建名

國立中正大學

對外漢字 (Sinograms/Kanji/Chinese-character) 教學與習得是對外華語教學的重頭戲，也是外國人對中文最頭痛的一個項目，很多外國人喜歡中文，但漢字總是學不好，甚至有人乾脆只學漢語拼音不學漢字，只想用華語交談不想看懂中文，事實上這最後就變成只能講話的「文盲」，到頭來還是得學漢字才能看報紙，才能在網路上和人用中文溝通。「形聲字」(Phonograms/Keiseiji) 是漢字最主要的漢字組成形式，因此漢字教學必以「形聲字教學」為基礎。「(漢字) 部件教學」(Sinogram component teaching)，特別是形聲字部份最具代表性，輔以「(漢字) 部首教學」(Sinogram radical teaching) 相信能得到漢字教學的最佳效果。

形聲字主要由部首 (radical/Jipu 字部) 與聲符 (rebus/Onpu 音部) 兩個部件組成，但聲符發音與原形聲字發音常常不同，因此也造成教學與習得上的困擾。主要原因在於形聲字聲符保留漢字初創時之發音 (上古音) 與今日發音 (今音) 當然不同，探索形聲字聲符所含藏的古今音變訊息便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本研究根據關聯式「規則探勘」研究成果「發音強度表 100」(林書彥 2011) 與《中文字譜》(2006) 中字族的整理，以其中「舌尖前塞擦音 (blade-alveolar affricates)」出現頻率最高的前的五字 (卒、此、曾、倉、尊) 字族為研究對象，期待從「發音強度 / 表音度 (phonetic indication)」、「字譜字族」、「聲符音變」三個角度來解決對外漢字部件教學上的困擾。

初步研究結果主要在「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上呈現些微不同，只有「此 / 柴」出現「舌尖後 / 捲舌塞擦音 [tʂh]」的變異成為最主要的例外。第二例外是「尊 / 蹲」出現「舌尖中清塞音 [t]」的變異，實為漢語上古音的遺留，相較之下 [ts] 反倒是今變音。

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副词「老」

石定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老”除了可以充当形容词之外，还是个非常有特色的副词。按照《现代汉语八百词》的描述，副词“老”可以表示“一直，再三”，也可以用在“老+形容词+的”框架中，“表示程度高，形容词限于单音节的，表示积极意义的”，如“老长的胡子，河老宽老宽的”等。其他虚词词典的描述大致上差不多，都是说“老”相当于“很”，表示程度高，但只限于修饰单音节的形容词（如张斌主编2001）。

这些描述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准确的。与“老”搭配的形容词以单音节的为多，而且“老+形容词+的”所在命题大多数是积极的。不过，通过搜索语料库，我们找到了不少像例（1）、例（2）那样的句子，与“老”共现的是双音节甚至多音节的形容词，而且“老”所在命题也并不一定是积极的。

（1）恩奶做了这么多菜**老不容易的**，是要请客人吃的。

（2）祖母发了一通脾气，似乎使一缸**老浑浊的**水突然变清了。

对语料进行深入分析，并且与方言语料加以比对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吕叔湘先生（1999）的描述大致上反映了书面汉语的规律，但有不少例外，而且例外的作者都有着很强的方言背景。一个用“老”充当程度副词的是北方方言中的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而且在东北官话中使用得较为广泛，可以搭配的形容词比北京官话多，以单音节形容词为主，而且还有例（3）那种“老”与“了”搭配的用法。

（3）那种花老香了。

还有一个用“老”充当程度副词的是吴语，特别是苏沪嘉片吴语。例（4）、例（5）、例（6）都是上海话，“老”同样表示程度高，但与“老”搭配的可以是双音节甚至多音节的形容词，而且“老”所在命题可以表示积极意义也可以表示消极意义。

（4）侬儿子老聪明呢。（你儿子很聪明（的））

（5）伊拉屋里老老小呢。（他们家是非常非常小的）

（6）伊拉屋里老齷齪老齷齪呢。（他们家脏得可怕）

书面汉语中的程度副词“老”同时表示说话人的态度或评价，这一点与东北官话非常相似，但书面汉语中出现的“老”与多音节形容词搭配，显然又受吴语的影响。吴语中也有表示说话人情感的“老”，通常是像例（6）那样用重复出现的“老+形容词”表示。这种用法是否与书面语相关，以及程度“老”的后续发展，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汉语语音二语习得动机研究 ——以郑州大学东南亚留学生为例

石柳ⁱ、张翔ⁱⁱ、张凌ⁱ

香港教育大学ⁱ、郑州大学ⁱⁱ

在汉语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大部分专家学者把目光放在研究留学生语音、语法实验本体等的问题上，而忽视了从跨学科的角度探索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问题。加之，在汉语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设与留学生年龄问题的研究中，语音、语法、词汇、汉字等的笼统性研究与未划分留学生母语范围的研究也较为常见。本文则以郑州大学东南亚留学生（母语分别为印尼语、泰语）为受试者，在控制汉语习得方法、学习时长、语言学习环境等变量的前提下，探究东南亚留学生的汉语语音习得动机。

通过采用汉语语音实验与问卷调查的方法，测试东南亚留学生的汉语语音水平，以及汉语学习动机的来源。结果表明，东南亚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语音水平与汉语学习动机呈正相关关系，内在动机在汉语语音习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在动机几乎无用。

汉语中的几个定指成分

史红丽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定指，亦称有定（吕叔湘 2002：153-194），是一个介于语义 - 语用接口的范畴（Declerck R. 1986:25），也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能用作定指的成分在广义上包括指示词、专名、所有格、人称代词、全称量词、乃至时体、程度修饰语等非名词类（Lyons C. 2005:17-45）；而狭义上，英语中的原型定指成分当属定冠词“the”（Abbott B 2004:122）；汉语中最接近英语定冠词的是指示词“这／那”（陈平 2016:1），因为汉语没有定冠词（Jenks P. 2018: 501）。此外，汉语中比较独特的定指成分还包括数量名、一量名、量名等结构，不过，这几类定指在等级表上仅位列中弱级定指成分（陈平 1987: 116）。由此可见，定指的具体语言实现形式多因语言而异，不同语言表达定指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尽管表达定指的成分形式多样，但其指向的语义语用功能，如定指、回指、所指等却大都类似，唯一的差异在于其对于语境的依赖程度。强定指性成分往往可以脱离语境而存在；而弱定指成分则对语境有绝对依赖性。简言之，定指成分的适用环境和适用条件是充分解释定指现象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以指称论为默认理论设置的现代形式语义学过于强调指称对象以及由指称关系所决定的真值判断，从而忽视了指称对象和语言符号之间必须通过“思维”作媒介进而构成指称关系的事实，由此造成关键解释环节缺失；其二，近年来，传统指称论所依赖的二维真值判断愈发倍显乏力，取而代之是日益兴起的 Kleene 强逻辑所主张的语义值共有真、假、不确定三种选项，即评估结果存在三种可能，并由此衍生出三个对应命题（Chatain 2018）的理论趋势。很明显，后者更加满足描写充分性的要求。

以上述研究为背景，本文拟采纳布兰顿的“推理语义学”为理论框架研究汉语中的几个定指成分：指示词“这／那”、“人称代词”的属性和适用条件。从本质上，布兰顿的推理语义学是一种使用论（武庆容 2015:24）。它强调语用意义以及理性的人在意义的发生和理解中的重要地位（李红 2013:66）。它比指称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为它以推理为本而指称论以存在为本。放置在 Ogden & Richards（1923:11）的语义三角图框架下，推理强调的是“思想”环节，即人的头脑和思想才是连接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的核心环节，而非反之。从渊源上，使用论思想肇始于费雷格，后经维克根斯坦发展逐渐趋于成熟（武庆容 2015:21）。顾名思义，使用论注重语用意义而非字面意义，在这一点上，本文试图寻找指称论和推理论的契合点，以规避推理论解释指称对象时的先天不足。此

外，本文还将考察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等几个国内大型汉语语料库中“这／那”和“人称代词”的分布以及使用环境，并与专业类型的法律语料库中相应成分使用情况进行比对，以考察外部环境对定指成分使用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以推理语义学为主，指称论为辅，在大量实际语料基础上，尝试搭建解释汉语定指成分的“理由之网”。

主要参考文献：

Chatain, Keny. 2018. Gap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onouns. SALT@MIT2018；

李红 2013，分析哲学中的“黑格尔转向”——以布兰顿推理主义语义学为个案 [J]，《哲学动态》
No 2:p65-69。

汉西语存在句式对比研究

史又今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存在句式的用法是汉语和西班牙语中的基本用法，将两种语言的存在句式进行对比分析，将会为母语为西班牙语的汉语学习者提供帮助。但是，目前西语中关于存在句还没有较为明确的界定标准，并且关于汉西存在句式对比的文献仍较为欠缺。

本文结合汉语及印欧语系其他语言中对存在句的界定，从语义和句法格式两方面出发，将西语的存在句定义为“表示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存在某人或某物的一种特殊句式，其典型结构为‘时间、处所词语+存在动词+存在主体’。”本文根据存在动词对汉语存在句式和西班牙语存在句式进行了详细分类，并选取汉语中典型的“有”字存在句、“是”字存在句、“V+着”存在句及其相关变体和西语中的“haber（有）”存在句、“estar+过去分词”存在句、位处类动词存在句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句法成分分析和语用功能考察对两种语言的存在句式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两种语言存在句式之间的异同和对应关系。

論當代漢民族的語言能力——方言的普通話化

侍建國ⁱ、張律ⁱⁱ

澳門大學ⁱ、常州工学院ⁱⁱ

本文以當代常州人講“地方普通話”的語言認知以及常州方言和“常州普通話”兩種語音系統比較和轉化研究入手，論述當代漢民族公民的語言能力，提出“地方普通話”是方言的一種功能變體，不是普通話的方言變異。這觀點依據了“方言的普通話化”的語言學因素，即方言區人在長期的普通話浸濡中毋須系統學習（指課堂學習）就能將方言知識“沿用”以及“轉化”為“地方普通話”，它是漢語方言區人在與普通話語音自發對應下以及當今中國語境下形成的全民交際的功能變異形式。“沿用”和“轉化”有兩個前提：一是語音的自發對應，二是“當今中國語境”。前者指漢語方言（母言）和民族母語之間存在著語言結構上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後者指人們通過電視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種說普通話人的長時間浸濡，逐漸強化了方言區人對普通話參照系的熟悉度。這過程可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從感知上熟悉普通話的聲韻調情況，基於方言能力去尋找與普通話的語音相似性，以強化對普通話語音的熟悉度；第二步，在逐漸熟悉普通話語音的基礎上，感知以字（即最小意義）為語音單位而逐步形成方言音與普通話音的對應關係。

《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词语分级的依据、处理及困难

苏新春

厦门大学

《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是国家语委两个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的研制”（YB125-29）。“《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的分级、验证及推广”（HQ135-1）），将收录为“中国语言绿皮书”A类，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词表收词14323词，分四级编排，分别收词1807条、4997条、4779条、2740条，对应小学一、二、三学段，及初中第四学段。

该词表作为学习性词表，当然是应该需要根据学习阶段的推进，根据不同阶段的学习要求，需要对所收词语做出难易有别的分级。但词语分级的根据是什么？会遇到哪些困难？后来采取分级方法是否合理？还有哪些地方值得进一步完善？论文对此作了一些初步探讨。

台湾华语关联标记「跟着」及来源

孙利萍

华侨大学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466）对“跟着”的解释为：1. 动词跟②，在后面紧接着向同一方向行动；2. 副词，紧接着。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华语中，“跟着”除了具有动词和普通副词用法之外，还常用来连接句子或分句，具有关联标记的功能。如：

- (1) 先是丽嘉随着魔刀转动起来，跟着其他五魔也一齐转动起来，速度快至肉眼已看不到他们原来的身形，只像六股旋风在随着血云旋转。（台）
- (2) 情报局的报告说自从两天前对他监视以来，从没有见他进食任何固体事物，除了水。跟着我被进行各式各样的检查，包括照X光、脑部扫描、心电图、皮肤静电反应和脑电波。（台）

例（1）中的“跟着”连接前后两个分句，从前分句“首先”一词可知“跟着”的语义为“接着”，表示承接前一个动作“丽嘉随着魔刀转动起来”，引起后面动作“其他五魔也一齐转动起来”。例（2）中的“跟着”连接的是两个句子，表示承接前一句话往下说，意为“接着”。例（1）（2）中的“跟着”在复句或语篇中起连接作用，是关联标记。

关联标记，是用以标记复句或语篇内部关系的标志（马清华，2006；储泽祥、陶伏平，2008；戴庆厦、范丽君，2010；郭中，2014），传统的研究一般用“关联词语”的术语（黄伯荣、廖序东，2012；邵敬敏，2001；胡裕树，1995）。吕叔湘（1999：19）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指出，连词和具有连接作用的副词和短语可以统称为关联词语。目前少有关于关联标记“跟着”的研究，刘世儒（1963）指出，“跟着”为承接复句中表顺承关系的连词。李宗江（2011：151）指出“跟着”是语篇关联语。黄伯荣等（2012：129）指出，“跟着”为常见的顺承复句关联词语，一般单用。

台湾华语语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岸华语的对比研究上，如杨海明等（2011）、刁晏斌（2010、2012）、方清明（2013、2014）、储泽祥等（2013）、赵春利（2014）等。这些研究对台湾华语语法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指出台湾华语受闽南语和日语等影响的情况。目前的研究还缺乏对台湾华语语法特点的解释和理论分析。目前两岸关联标记“跟着”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

基于此，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将从微观角度考察台湾华语关联标记“跟着”的语义、句法及语用功能，并从历时演变及语言政策等角度探讨其关联标记用法形成的原因。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台湾华语关联标记“跟着”的语法意义、句法分布及语用功能；第三部分分析并讨论台湾华语关联标记“跟着”的来源；第四部分是全文总结。

試論馬來西亞華語詞彙系統及華語教學

湯志祥

深圳大學

身處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是眾多華人聚居的國家。在馬來西亞，華人堅持華語及華文教學已經有兩百多年的光輝歷史。從小學、中學，到大學，華語及華文教學形成了獨立、完整而且系統的“一條龍”教學體系。目前馬來西亞華人的年輕一代大都接受過正規的華文教育，能說流利的華語（並使用和內地相同的簡化中文）。無可置疑，馬來西亞華語是全球華語的重要組成部分，馬來西亞華文教學是全球華文教學的一個耀眼的典範。

由於馬來西亞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英語、馬來語、華語及泰米爾語構成了當地四大主流語言。而由於幾百年來移居馬來西亞的華人又多來自於中國華南的廣東、福建、海南等省份，因而中國南方的各地方言，包括廣東話（粵語）、福建話（閩南語）、客家話（客語）、海南話（閩語）、潮汕話（閩語）等都在華人各生活地域裡普遍流行或通行。但是經過馬來西亞華人教育及傳媒的不懈努力，當今的華人社區已經逐漸使用華語和正規華文作為華文教育部門和華人社會內部溝通的主要語言，並形成了社會主流。

馬來西亞多民族，多語言、多方言的社會現狀，使得當地的華語具有鮮明的地域特點，尤其是其詞彙系統和語法系統，顯示著多語言多方言參雜和普遍語碼轉換的狀況。本文在經歷實地考察以及對比研究的基礎上，試圖探究當今馬來西亞主流華語及華文的詞彙特點，並探討今後馬來西亞華語教學的若干實際問題，力圖提出一些實際、實用且具有實效的對策與建議。

汉语副词「也」的研究综述

王梦维

华侨大学

作为现代汉语常用副词，学界对副词“也”研究的展开是多方面的，既从共时研究入手，或对“也”的基本用法进行详尽地描写与分类，或利用结构主义语言的思路对其分布进行研究，或利用认知语言学对其语义进行说明，或利用功能语言学对其在语篇中的意义、功能进行研究；又从历时研究入手，对“也”的历史源流与演变进行了考察。还有学者采用对比研究的视角，不仅将“也”与汉语中同类或相似副词进行对比研究，还将现代汉语中的副词“也”与日语助词“と”、英语副词“too”等外国语言中的相近成分进行对比研究，并且获得了不俗的成果。而且随着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80、90年代偏误分析的盛行，对“也”的偏误分析也渐渐多了起来，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除了对“也”本身的研究之外，学者们还对“也”的相关句式，比如“连……也”、“即使……也”等常见句式进行了研究。“也”的研究方向多样，虽然早期研究的重点在共时的语义描写与分类方面，但是语篇、功能以及新理论的应用方面，研究成果也十分显著。历时研究、对比分析、偏误分析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容小觑，都对我们认识“也”的本质有很大帮助。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也”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现状，我们将从共时研究、历史研究、对比分析、偏误分析、“也”的相关句式研究这五个方面对“也”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以期对“也”的研究成果与尚可挖掘之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澳门医疗语言服务调查

王玉莹、谢智慧

陕西师范大学

语言服务研究是语言战略与规划研究的一个分支，且医疗语言服务研究在国内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由于澳门回归历史较短，针对澳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and 专门的语言战略尚少。基于澳门“三文四语”的独特语言环境，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内外多民族的交流，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的方法，对澳门医疗语言服务的现状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得出其存在医疗语言规划和语言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语言服务培训、多语能力较弱等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在医院语言服务培训方面，需要加强普通话培训、提高英语和葡语的基础对话能力、规范书面语、培养多语人才；在完善服务设施方面，需要编写多语翻译手册、加快语言科技的研发；在医院语言服务设施方面，政府需成立专门的语言文字小组，负责医院语言规划和规范化的工作。

沈阳方言「NP 俩」的主观性用法及其演化历程

王越

上海师范大学

在沈阳方言里，“俩”有时并不表示客观双数的“两个”。例如：

- (1) 小样的还跟我俩扯犊子！（我俩 = 我）
 (2) 干啥呢自个儿俩跟自个儿俩在那生气。（自个儿俩 = 自个儿）

1. “俩”的意义与分布

1.1 “俩₁”客观性意义

在沈阳方言中，当“俩”所指对象是“两个人”时，是表客观双数的“俩”，我们记作“俩₁”。有两种用法：第一种和普通话一样，出现在三身代词和关系名词后，表双数。第二种沈阳方言“俩₁”可用在联合短语或跨层结构之后，指向“NP1 和 NP2”两个人，是一个附缀（clitic），也是一个双数标记。

1.2 “俩₂”主观性意义

沈阳方言比较特殊的是表主观意义的“俩”，所指对象是紧邻的 NP，我们记作“俩₂”。在这里了 NP 可为单数，可以是人称代词、疑问代词、关系名词、专有名词。NP 也可为非数，可为指示代词、方位名词。

2. “俩”的演化过程与路径

2.1 相邻句位

“俩”的演化由特定的句法环境引起。当“俩”前为单个代词，“俩”是客观双数用法，无法发展出主观用法。但在沈阳方言里，“俩”可以在联合短语或跨层结构之后表双数。

当“俩”出现在下面这样句法条件里，“俩”开始有主观化的可能性。例如：

- (3) 张三跟李四俩出去了。

此时，“跟”既可理解成连词也可理解成介词。例如：

(3') A: 谁出去了? B: 张三跟李四俩出去了。

例(3')句里“跟”是介词,这种句法条件是“俩”主观化发展的相邻句位。此时,“俩”在语义上指向“张三跟李四”两个人,但句法上离“张三”已经很远,只附着于“李四”上面,这就造成了语义和句法对应上的扭曲。这为“俩”最终脱离客观双数提供了句法的可能性。“张三和李四俩出去了”这个句法条件是“俩”主观化路径的中间阶段。进一步发展,“跟”前出现状语。例如:

(4) 张三昨天跟李四俩吵架。

例(4)中,“跟”彻底只有一种理解就是介词,意义上“俩”还是指向“张三跟李四”,但在句法上“张三”做主语,“跟李四俩”做“吵架”的状语,“俩”在句法上只指向“李四”。进一步发展,“跟”前出现状语。例如:

(5) 张三昨天跟李四俩吵架。

例(5)中,“跟”彻底只有一种理解就是介词,意义上“俩”还是指向“张三跟李四”,但在句法上“张三”做主语,“跟李四俩”做“吵架”的状语,“俩”在句法上只指向“李四”。当前出现状语,在这个相邻句位下,“俩”开始向主观性发展。“俩”在功能上和句法上都属于 NP₂,由附缀变成了一个词缀。

3.2 重新分析

当整个句子带有意外色彩,尤其是状语为“竟然、还”等含有意外色彩的副词时,句子彻底重新分析,“俩”成功语法化为主观性用法。

3.3 类推扩展

语义上,“俩”前 NP 最初都有生命的,人称代词关系名词等。随着“俩”语法化程度的加深,通过类推机制, NP 扩展到无生命的指示词和方位名词,“俩”彻底失去了本身的意义,用来主观强调其前成分,给句子带来主观意外情态。

副词“就”的预设、隐涵触发功能探微

王跃平

江苏师范大学

在现代汉语中，“就”的语法性质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语素。作为“词”，其用法极为复杂，前人主要从句法分布、语法意义、语义功能、主观量等视角对用作副词的“就”进行了考察。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另辟蹊径，首先把副词“就”的用法作了新的归纳，认为其用法有且仅有八种，即用作时间副词、用作肯定语气副词、用作肯定语气副词兼时间副词、用作表强调语气副词、用作评论语气副词、用作意志语气副词、用作范围副词、用作关联副词；然后以此八种用法为经线，以“就”在每一用法中的具体分布为纬线，逐一而细微地考察副词“就”在现代汉语书面语诸句式、格式中的预设、隐涵触发功能，归纳概括出它所在句式、格式的预设、隐涵分析模式（析出规律）。全面、深入、精微地探讨现代汉语中各个虚词的预设、隐涵触发功能，能够进一步开阔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的视域，促进其研究向纵深发展，能够为计算机的汉语处理做一点奠基工作。

新时期汉语新词语消退现象研究

危洋洋ⁱ、戴昭铭ⁱⁱ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国税局ⁱ、黑龙江大学ⁱⁱ

新时期以来汉语新词语增长研究成果颇丰，而其消退情况却少人关注。本文研究新词语的消退，分析消退新词语的特点与消退原因。文章分三部分：

一、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消退新词语的标准。本文使用“筛选法”从新词语中筛选出消退成分。具体做法是：1、通过整理 1987-2015 年间出版的 22 种新词语词典与新词语年编得到 1978-2015 年间的新词语 13317 个；2、借鉴侯敏教授关于新词语生命历程的划分，将新词语的生命历程划分为 7 种，把其中 4 种作为消退新词语的判定标准。3、三步筛选法：用 13317 个新词语对照①《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第七版）所收词目，②传媒大学和北大两个语料库和③个人现时语感，筛选出其中未消退新词语 6684 个，消退新词语 6633 个。用这 6633 个词语做成新时期汉语消退新词语的语料汇编。在语料汇编的基础之上对新时期以来新词语消退的整体走势进行概括，描绘出新词语消退的大趋势，然后对消退的新词语进行分时段的研究。

二、消退新词语的语言特点。即哪类新词语更容易消退。本文主要从语音、语义、修辞、造词法四方面对消退的新词语进行特点的分析。在语音特点上，消退的新词语主要是简缩词和音译造词；在语义特点上，消退的新词语主要受同义关系的影响；在修辞特点上，用比喻、仿拟、谐音等修辞手段创造的新词语更容易消退，在造词法特点上，通过语言类推机制批量造成的新词群更容易消退。

三、新词语消退的外在原因。新词语消退的外在原因概括为三个方面：社会因素、语用心理因素和网络传媒因素，具体包括旧事物的消失、新事物的普及、喜新厌旧的心理、从众心理等等因素。

上述二、三两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了半数新词语的消退。

「澳聞」專有名詞及其社會鏡像探析

魏慧萍

澳門科技大學

當下澳門社會新聞中出現的專有名詞層次豐富，其中包含澳門社區的固有詞、伴隨新生事物和現象出現之新詞、受新近外來文化影響所產生的外來詞，以及某些特殊原因重新啟用的歷史詞語等。這些專有名詞記錄和承載著澳門社會的萬千景象，并在今天的新環境中不斷發生著變化。本研究採用等距抽樣的方法，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1 日止，選取《澳門日報》之“澳聞”專欄新聞篇章逾 500 篇，提取其中出現的專有名詞，首先從詞彙學角度進行細緻分析，再以社會文化學視角，透過這些詞語，解析其中所折射出的澳門社會生活、思想理念的現實狀況及其發展變化。“一帶一路”需語言先行，“民心相通”不僅意味著對語言符號的解讀，更意味著通過其語言瞭解、熟悉此言語社區的社會現實和觀念更迭。這篇小文的研究視角及其分析結果，或對學界更為深入理解澳門語言生活和當下澳門社會發展有所裨益。

中山南朗閩語的文白異讀

謝智慧

陝西師範大學

系統考察方言中的文白異讀現象，既有助於探究方言中的語音層次，又可為語言接觸研究提供詳實的方言材料和依據。中山南朗閩語中的文白異讀較為複雜，主要表現為白讀音雖都是閩語，但是大多數的文讀音都屬於粵語，只有少數字留存着閩語的文讀音。這種現象學界已有所關注。本研究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發現個別村落的方言歸屬有待商榷，在文中所繪制的方言分布略圖上有所體現。另外，本研究運用實驗語音學方法，在對南朗閩語的語音系統進行描寫與說明的基礎上，列舉當地的文白異讀例字，包括地名中的文白異讀，借此說明粵語在中山市乃至整個廣東省境內都是一種強勢方言，同時證明在語言接觸的作用下，方言島的語音特徵總會受到周邊方言的影響和滲透。

文白異讀現象常反映在特定的詞彙中。因此，本研究在調查內容上作出調整，調查時，將字音和詞音調查結合，並側重於地名詞音的調查，捕捉更為古老的讀音。在借鑒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還會根據實際的方言田野調查中所得到的語音材料，對前人南朗閩語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加以補正和完善。

在方法上，除文獻資料收集整理以及語音描寫、分析和歸納外，運用其他方法：1、實驗語音的方法，利用 Praat 語音軟件整合語音材料，提高記音的準確度；2、繪制方言地圖的方法，目的是直觀地描述方言的分区狀況。

习语俗谚的演变及词语连续统探论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

语言是人类自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杰出的创造，也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一个概念的意义可以由语言的多个形式来表达，而不同的语言形式则具有表现同一意义的功能。人们交际中不仅能根据语境的需要恰当地选取词或语，而且也能主动地调整词或语的运用来营造具体交际中的某一特定语境，即既可以用词也可以用习语俗谚等固定短语来表达同一概念的意义，体现了语言发展中口语语辞 \leftrightarrow 书面语文辞双向交融的连续统性质。

汉语的词与语是一个连续统，人们交际既可以用词也可以用习语俗谚来表达同一概念的意义，从中既可见口语语辞到书面语文辞的发展，也可见书面语文辞在口语语辞中的演变。有些习语俗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经历了一个从分立的句法层面的非词单位到凝固的词化了的单一语言单位的结构功能虚化过程，即通过约定俗成的心理固化，由篇章或句到短语再由短语到词的词汇化过程，导致其原有形式的句法范畴发生改变，由一个非词形式变为词，其中有些习语俗谚又由词虚化为语素。

习语俗谚的发展演变遵循最大经济化原则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ed Economy) 和最大表达力原则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ed Expressive Power)，在最大经济化原则制约下，只要能达到最大表达力，任何具有一定规约度和固化度的邻近成分都有可能被缩减，且涉及同一层次或不同层次的构式之间的多重组配关系，从而具有凝聚性更强的特定含义，语音形式上则更接近于语言中典型的词。习语俗谚在人们交际中既有雅词俗化，又有俗词雅化，往往构成一组与原型的现成话语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相似性特征的词汇单位，反映了“言语意义 \leftrightarrow 语言意义”间互动交融的转化，形成词汇语法层中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连续统。

终结性与内部体：汉语双宾结构的情状研究

叶琳琳、满在江

江苏师范大学

“动词中心论”“句式中心论”大环境下，双宾结构研究过于强调动词或构式的特质性，忽略了 VP 层“情状体”（situational aspect）成分间的互动，尤其是 [+ 终结性]（telicity）情状属性对传递类事件的生成与解读的影响，因此掩盖了双宾结构的内部同质性及其与其他相关结构的句法、语义平行性。

本文试从无标双宾结构的情状分析入手，证明其表达的传递类事件的 [+ 终结性]、[- 过程性]（process）及成就类（achievement）情状身份，揭示其隐现状态的实际结果蕴涵，进而显示双宾结构复杂事件属性的语义来源——传递事件的非同质性；鉴于 Hoekstra（1992）的“语义复杂性应由句法复杂性来体现”，以及双宾动词为活动类动词（activity），其无法通过组合规则与内论元等成分构成成就情状的句法现实，我们推测双宾动词“V”后普遍存在一个虚化补语“R”（其语音表现形式为趋向补语“给”；阶段补语“走、掉”）；双宾结构的复杂谓词属性“VR”也符合其成就类情状身份（Smith 1994，陈前瑞 2003，Xiao & Mc Enery 2004 等）；并在事件分解框架内，重点吸收 Travis（2010）“内部体”（inner aspect）假设的精神，明确终结性对句法结构的制约，以“我送了他一份礼物”为例：

(1) [\dots $_{AspoutP}$ 了 $_{vP}$ 我 $_{v'V}$ [$_{AspinP}$ 他 $_{iAspin'}$ R_{telic} [$_{VP}$ t_i [$_{v'}$ 送 $_{PreP}$ 他 $_i$ + HAVE 一份礼物]]]]]]]

鉴于直宾的“无定效应”，我们认为其留在基础生成位置获得部分格；但小句 PreP 为非时态分句，具有 [-Tense] 特征，位于小句主语位置的间宾“他”在小句内无法核查格特征，因此移位到 [Spec, VP] 位置；由于内部体投射的阻碍，根据“邻接原则”轻动词 v 无法再将宾格特征成功传递给 V，v 的宾格特征因此被就近传递给 Asp_{in} ，[Spec, $Asp_{in}P$] 位置获得宾格指派，因此移位到 [Spec, VP] 处的“他”进一步移位到 [Spec, $Asp_{in}P$] 成功核查格特征，并获得宾格赋值；“送”提升移位到 Asp_{in} 处，核查 [+ 终结性] 特征，形成“送 - R_{telic} ”，故汉语动结式的生成其实受 [+ 终结性] 特征核查驱动；v 具有强语素特征，会吸引下层动词性成分上移，双宾结构表层语序初步形成。当 Asp_{in} 中心语由有语音实现的“ R_{telic} -给”占据时，就会由表层所谓的 S4 类转化为 S1 类“我送给了他一份礼物”，本文认为二者具有同构性，区别仅在于 R_{telic} 是否得到语音实现。

并且，本文认为虚化及实义结果补语的语法化程度差异也由句法合并位置的高低来反映——内部体中心语 Asp_{in} 、底层结果小句 $PreP$ ，以“我喝醉了酒”为例：

(2) [$\dots_{AspoutP}$ 了 [$_{VP}$ 我 $_j$ [$_{V'}$ V [$_{AspinP}$ 酒 $_i$ [$_{Aspin'}$ \emptyset_{telic} [$_{VP}$ t $_i$ [$_{V'}$ 喝 [$_{PreP}$ Pro $_j$ 醉]]]]]]]]]]]]

故双宾结构和典型动结式在 [+ 终结性] 编码上存在直接、间接之分，分别产生 [+ 终结性] 特征参数对—— R_{telic} 和 \emptyset_{telic} ，导致句法上的终结性凸显及结果凸显结构，二者强调的是复杂事件内部的不同情状阶段。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跨文化溝通研究

曾金金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屬於「一帶一路」視角下的跨文化溝通研究，觀察場域是華語實習教師商務華文線上教學。由於線上教學大量仰賴實習教師與學生的互動，因此，非常適合進行跨文化溝通的研究。本研究主要是將會話分析的方法應用於華語線上互動的跨文化溝通研究，主要的分析單位為語對。包括：語對的內部分析（依據語用功能分類，分析各類出現的頻率，質性分析則包含是否符合會話原則，有無會話修復現象，是否產生溝通障礙，並加以描述）；語對的外部分析（跨語對的言談標記類別及出現頻率，質性分析則探討言談標記的功能，以及描述跨語對所產生的溝通障礙）。預計分析談話主題有：招聘廣告、銀行小白、經濟成長、債券 / 藍籌公司、銀行貸款、金管局、國際油價及全要素生產率。語對是人際互動的基本單位，本次研究分析的語對現象可能體現人際對話的普遍性，也可能體現語言文化影響的特殊性。華語實習教師有華語母語者以及華語非母語者，商務華文學習者主要來自新加坡。

英汉虚化动词结构的时体比较

张爱朴

南京晓庄学院

文章以语言类型学的时体理论为基础，采用例证法，对英汉语虚化动词结构的时体和时相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英汉虚化动词结构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时相结构和现实/非现实。具体来说，英语虚化动词结构的体取决于附加语，而汉语虚化动词结构主要取决于体助词；英语虚化动词结构的时相结构可分为四个类型，汉语是三个类型。英汉虚化动词结构在时体上的表现，所得出的结论证实了类型语言学者关于英汉语的论断，即英语是现实/非实现不显赫而时显赫的语言，汉语是现实/非实现显赫而时-体-情态均不显赫的语言。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边境城市语言生活对比研究

张斌华

东莞理工学院

本文以语言景观研究法为主，匿名观察法和访谈法为辅，研究中越边境城市——东兴和芒街的语言生活状况。在东兴和芒街共收集有效标牌 395 块，随机访谈 40 人。研究发现，东兴和芒街的单语标牌占优，分别为：52.0%、61.2%；其次为双语标牌，分别为：44.0%、33.8%；多语标牌最少，分别为：4%、4.1%。在东兴官方标牌方面，中越双语占比为 42.9%，其次是中英越三语，占比为 38.1%，最少的是中文单语，占比为 9.5%。在芒街官方标牌方面，中英越三语占比最高，为 63.6%，其次是越南语单语，为 36.4%。在私人标牌方面，东兴占比排序为：中文单语 57.0%、中越双语 47.0%；芒街占比排序为：越南语 56.0%、越中 26.6%、越英 9.2%、英语 7.6%、其它语言 0.6%。可见，芒街私人标牌的景观丰富程度高于东兴。最后，本文围绕语言规划和语言服务等相关理论，提出了构建边境城市和谐语言生活的具体建议。

观上使 X 处于可以对 N 实施 V 这一动作的状态”的意思，即“有 NV”结构表示的不是 X 与 N 之间一时的动作实施关系（X 对 N 的单个动作），而是这种关系的持续（X 对这种关系的“领有”）。这个分析可以解释上述 (2a)、(3a) 成立而 (2b)、(3b) 不成立的现象，也能说明 (4)-(6) 中“有 NV”结构与“有 N”的差异。除此之外，该分析还很好地解释了“有 NV”结构与其它“X + 有 + Y + Z”形式的“有”字连谓句以及“V₁ N V₂ (N 为 V₁、V₂ 的兼语)”结构的不同。

香港地区基础教育中普通话教学调查研究与分析

张舸

华南师范大学

1998年，普通话科成为香港中小学的核心科目之一；2000年，普通话成为香港中学会考中的一个独立科目，与英文科、中文科以及数学科的地位一般。作为基础教育课程（小一至中三）的核心科目，普通话科的教学目标是让香港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普通话，具备听说普通话的能力，以利交际沟通。小学至初中的普通话科，主要是培养学生在普通话的聆听、说话、朗读及自学能力，增进有关的语言知识，及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在香港的基础教育课程中，普通话科和中文科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相辅相成。2018年是普通话科成为香港中小学核心科目的20周年，结合本年度粤港教师语言培训项目中的香港语言教师培训情况，调查分析香港基础教育中的普通话教学，我们发现，在这一领域还存在许多问题。

有关香港普通话教育的二十年来的前人研究，主要从教学政策、教学规模和教学成果等几个方面展现了香港普通话教学情况，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反映了香港普通话教学存在的不足，如教学时长不够、师资欠缺、教学重点把握不对等问题，这些问题提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但从现状看，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香港部分中、小学的普通话教育要求、教育任务、教学要求、教育课程设置以及教育时间等方面进行调查，对香港普通话科教师、用普通话教学中文科及其他科目的教师进行调查访谈，力求展现和分析较为详细且全面的香港普通话教育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香港普通话教育进行思考、提出建议。

两岸术语词之微差异语素：类型、分布及成因

张晖

南开大学、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文章从抽样的 881 组两岸差异术语词中，参考英文语素进行汉语语素切分，得到有共用字的 596 组两岸微差异语素，分等长和非等长两种情形，穷尽描写了微差异语素的类型和分布，分析了两岸专家在术语语素选择上的共性偏好及个性偏好，并对其成因进行了理论解释。

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聲調偏誤之聲學分析

張凌

香港教育大學

本文採取聲學實驗的方法，對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聲調偏誤進行分析。實驗問卷設計裡使用了三組最小語音配對（minimal pairs），即“夫扶府父”“醫姨椅意”“分墳粉份”，探討三種語境下的普通話聲調：單字調、句末位置（“這個字讀__。”）以及句中位置（“這個字是__字。”）。實驗邀請了20位香港教育大學的本科生進行錄音，包括了10位男生和10位女生，皆為香港本地人，以粵語為母語。我們請發音人用普通話讀出問卷中的單字和句子。錄音後使用Praat軟件進行聲學測量，測出 f_0 (Hz)和時長（秒）的數據。我們再將數據作時長歸一化處理之後，按不同的語境畫出聲調曲線圖，見圖1。Xu (1997:67)畫出了北京發音人的普通話聲調聲學曲線圖（單字調），可視為標準普通話的聲調曲線，與圖1相比較，即可分析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聲調偏誤。

在單字調的情況下，Xu (1997:67)與本文的數據相比較，我們可發現香港人普通話的第一調與標準普通話相近；第二調末端略微不夠高；第三調雖然也能呈現先降後升的曲折調調形，但是時長不足，發得不夠充分；第四調則明顯下降不足。

在句末音節的情況下，與單字調相比整個聲調系統的調域都輕微下降，第二調也同樣有末端上揚不足的情況；第三調的時長也是沒有額外延長；第四調也是末端未到達最低點。而在句中音節的情況下，第二調和第三調非常接近，這兩個聲調在句中很容易混同。

本文的研究，能對為粵港澳地區母語為粵語的發音人學習普通話發音提供參考，指出聲調容易發生偏誤之處，並且指出語境的不同，對於偏誤的發生也有重要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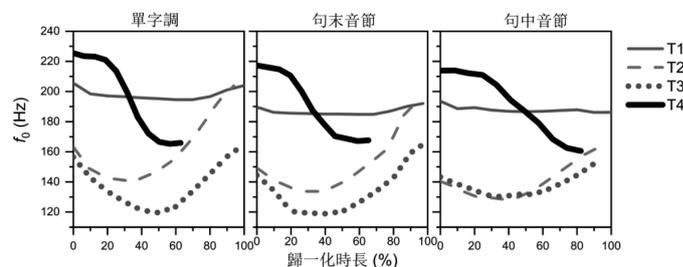


圖1 香港人的普通話聲調曲線

參考文獻：

Xu, Yi. (1997). Contextual tonal variations in Mandarin. *Journal of Phonetics*, 25, 61-83.

「淺文理」與文言語體層次特徵 ——以《官話問答》文白雙語體中的文言書面語體詞匯為例

張美蘭

香港浸會大學、清華大學

在清末民初語體特徵差異越來越得到重視。以往的文言、口語之分，“淺文理”之說，這種探討主要集中在《聖經》中文譯本的語體風格討論和實踐中。本文通過對文白雙語體漢語教材《官話問答》的語言分析，發現在漢語教材編寫中這種“淺文理”，即半白半文的文體已然存在。尤其是在對話體的教材中，其文言表達總是受到多種限制。文章認為《官話問答》文言翻譯部分的詞匯表達具有“淺文理”淺近通俗的特性。這也充分說明從文言到官話口語的歷史進程中語體間的複雜關係。

現代漢語中的輕聲現象在臺灣的規範及誤用分析

張淑萍

臺北市立大學

「輕聲」是將原來的調型改變，將語音讀得較輕較短的聲調弱化表現。在北京普通話與各地漢語方言中都使用「輕聲」，但各地輕聲詞的多寡不盡相同。在臺灣通行的現代標準漢語中，我們經常會發現日常生活口語中「輕聲」的使用，不如標準國音字典中所規範的那麼多。若拿臺灣的通行語與北京普通話作比較，會發現臺灣許多的生活用詞都沒有輕聲的讀法，但北京普通話在規範與實際使用上都是輕聲，雖然大陸的普通話比臺灣通行的國語輕聲的普遍使用度要高得多，但臺灣的現代國語有些詞彙類別還是被規範為「固定輕聲」的。由於在臺灣的國語中輕聲的使用率不高，反而造成某些詞彙因為讀為輕聲或不讀為輕聲而造成一些常見的詞義誤解和用字錯誤現象。如「枕頭」、「捨得」等詞，因為輕聲不明顯，導致一般人誤會詞義，而「妻子」一詞，因為輕聲的有無，也影響古典詩詞中的閱讀理解。在臺灣通行國語中固定將「名字」讀為輕聲詞，反而讓許多小學生誤解語義，而把「名字」寫成「名子」。若能理解這些輕聲詞的歷史來源，可以幫助釐清這些帶有輕聲的詞彙的語義。因此輕聲不只是一種聲調的弱化現象而已，它連帶影響詞彙結構與句子的語法功能。

吳語溫州話清濁對立的語音學性質初探

張偉竣、陳樹雯、武大真、莫碧琪

香港中文大學

吳語分佈於上海、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及福建 6 省，海外華人中亦有龐大的吳語人口。清濁聲母對立是吳語的典型特徵，塞音、塞擦音三分亦是最早被提出並被廣泛接受的吳語不同於其他漢語的區別特徵（趙元任 1928）。吳語濁聲母的語音學性質已引起廣泛討論，文獻中已有許多基於不同方言的結論。

對北部吳語的實驗研究（陳忠敏 2010，Jiang & Kuang 2016）均指出，詞首位置的濁阻塞音事實上不帶音（VOT > 0），清濁對立通過其後接元音的發聲類型來實現：清阻塞音後接正常發聲元音，濁阻塞音後接氣聲化元音；而語流中元音間位置的濁阻塞音則為帶音的真濁音，其後接元音為正常發聲。

對溫州話等南部吳語濁阻塞音的研究則存在諸多不同的觀點。部分研究指南部吳語濁阻塞音與北部吳語不同，始終是帶音的真濁音（趙元任 1928）；而新近的一些實驗研究則指吳語濁阻塞音的語音學性質並無明顯的方言差異（Cao & Maddieson 1992，宋益丹 2012）。

是次研究將研究範圍由塞音音節擴及亦存在音系上清濁對立的塞擦音、擦音乃至響音音節，利用聲學及電子聲門儀信號，通過考察閉商（close quotient, CQ）、諧波能量差（H1-H2）及倒譜峰值突顯度（cepstral peak prominence, CPP）等參數，進一步討論溫州話所有類型清濁聲母音節的語音學性質，尤其是其發聲類型。

數據顯示，處於詞首及非詞首位置的各類音節中元音的發聲參數皆具統計學意義之顯著差異性。實驗結果表明：

- 1) 溫州話濁塞音、塞擦音出現在詞首位置事實上不帶音，擦音及處於元音間位置的所有阻塞音則仍存帶音性之對立。
- 2) 分別與陰調、陽調相配的兩類響音聲母音節並不相同，其語音學性質與清濁塞音、塞擦音音節類似，其音系地位亦當與之基本無異。
- 3) 與北部吳語不同，溫州話清濁輔音無論位置、無論類型，其後接元音始終存在發聲類型的對立：清輔音配正常發聲元音；濁輔音配氣聲化元音。

換言之，擦音聲母音節與所有非詞首音節之清濁對立，既有輔音帶音不帶音的對立，又有母音發聲類型的對立，再計吳語由於清濁與聲調陰陽組配帶來的音高對立，表現出相當的羨餘性。聽者的感知在語言演變中擁有重要角色，因此，吳語清濁對立中，上述諸多並存之特徵中何者為最重要的感知提示特徵成為值得繼續進行感知實驗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 [1] Cao, J. & Maddieson, I. (1992). An exploration of phonation types in Wu dialects of Chinese. *Journal of Phonetics* 20. 77-92.
- [2] Jiang, B. & Kuang, J. (2016). Consonant effects on tonal registers in Jiashan Wu. *Proceedings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1(30). 1-13.
- [3] 陳忠敏：《吳語清音濁流的聲學特徵及鑒定標誌——以上海話為例》。《語言研究》，第3期（2010），20-34頁。
- [4] 宋益丹：《基於 EGG 的吳語阻塞音發聲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版。
- [5]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1928年版。

华语词典的语料库建设和使用地区判定

朱俊玄

商務印書館

华语词典是收录华语词语的辞书，收录了全球华语中的通用字词和各华人社区的特有字词（含特有义项、特有用法）。本文在《全球华语大词典》（李宇明主编，商务印书馆 2016 年出版）的基础上，首先讨论了编纂华语词典对语料库建设的要求，我们不仅需要专业力量和时间跨度大、涵盖范围广的语料，还需要将一地与多地的语料结合，并从中条分缕析地筛选出不同华语社区的特有义项、特有用法和特有读音等。文章其次讨论了华语词典编纂者在判定所收条目的使用地区的过程中需要遵从的原则和方法。由于随着互联互通会有越来越多的特有词语实现通用化，因此在词语的通用性上要持开放态度、动态眼光；同时对特有词语持谨慎态度，标注的特有词语需要有足够的典型性。需要说明的是，使用地区的判定并非绝对的，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精准，标注的使用地区代表的是一定的倾向。除了判断原则和方法，文章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处理意见。

用共通語知識與媒介教授華語之有效性初探

朱曼妮、陳立穎、邱曼榕

輔仁大學

越來越多人願意多學華語作為第二外語，是除了世界共通語—英語的習得，另一次外語習得以跟更多人溝通，但也讓華語教學面臨除了母語、目標語還有英語作為教學溝通的選擇。本研究將以華語作為第二外語習得目標語為主體研究，檢視教師或特別在初級階段的學生，使用英語教學的知識與媒介，分別學習華語的語法和語音的有效性。

在語法我們採用以普遍語法為主軸的「全面可及／無遷移假說」(Full Access (without Transfer)) (Epstein, Flynn 與 Martohardjono, 1998; Flynn, 1996) 與「最簡方案」(Minimalist Program, MP) (Chomsky, 1996/1995)，藉由分析華語、日語、英語的語序與關係子句，推演出學習者在習得華語時需將原本內涵於詞彙特徵的參數重設，則學習者有能力完整習得第二外語。另一方面，以華語母語的教師在八次以英語為媒介語¹ (medium language) 教授華語語音，施以最小對比練習教學模式，對象為具有中級的兩位日語母語者，最後發現兩位的華語語音前後測比較，後者有顯著進步。本研究結果符合輸入假說 (Input Hypothesis) (Krashen, 1977, 1985)：因為學習者在習得共通語 (英語) 時已經習得相關語法知識，讓學習華語為第二外語者能夠在原本的基礎上，因新東西如語法知識與發音位置的加入，而讓習得更有效率。另語音與語法不同步的教授方式，在華語老師／學生在英語程度與知識上均需達一定程度，以英語語法知識引導日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語法，以華語語音為媒介直接教授日語母語者學習華語語音，得證以英語能有效知識傳遞與媒介華語。

¹ 此處的媒介語定義為教師與學生在學習華語中共同使用的通用語言，在本研究中專指英語。

Disambiguation of Cantonese Permissive-bei² 畀 and Passive-bei² 畀 and Its Implications

Pui Lun CHOW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two cognate morphemes ‘bei² 畀’ with permissive use and ‘bei² 畀’ with passive use in Cantonese are derived from the lexical verb ‘bei² 畀’. The two morphemes are alike morphosyntac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Chin (2011)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different grammaticalized morphemes of give-bei² 畀 and stated that the permissive and passive use of ‘bei² 畀’ in sentences such as (1) are non-differentiable in meaning.

(1)	ngo ⁵	bei ²	zek ³	gau ²	sik ⁶	saai ³	di ¹	faan ⁶
	我	畀	隻	狗	食	晒	啲	飯
	1 st sg		CL	dog	eat	ASP	Det	rice

Permissive: I let the dog eat all the rice. / Passive: My rice was eaten up by the dog.

I argue that the claim is inaccurate. In this paper, I will show that disambiguation of the two readings is indeed possible with common syntactic tests such as anaphoric control and acceptability of co-occurrence of certain aspect markers. I will demonstrate that disambiguation of the two readings does not only shed light on the aspects and degree of changes from permissive to passive; more importantly, it i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s the formalization of Cantonese permissive and passive constructions.

It is found that permissive-bei² 畀 and passive-bei² 畀 differ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 i. absence of the aspective marker ‘saai³ 晒’ results in permissive interpretation only;
- ii. absence of the determiner ‘di¹ 啲’ on the OBJ NP allows for a permissive reading only;
- iii. passive-bei² 畀 can only be associated with a narrow range of aspect markers, i.e. only ‘gwo³ 過’ is marginally acceptable.
- iv. passive sentences fail to construct yes-no questions and negative sentences with ‘bei² 畀’

Th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ositive constraint on passive: a passive event is always semantically telic (Huang 1999). Compared with the permissive-bei² 畀, passive-bei² 畀

displays a defective paradigm. Their relatedness and yet difference in verb-hood suggests that permissive-*bei*² 畀 serves as a bridging context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from lexical give ‘*bei*² 畀’ to passive ‘*bei*² 畀’.

Passive-*bei*² has demonstrated bleaching of most of its verbal properties from its lexical source and the post-‘*bei*² 畀’ verb serves as the main predicate. With the permissive reading, the ‘*bei*² 畀’ morpheme still possesses the verbal properties and syntactic tests suggest that ‘*bei*² 畀’ in the permissive reading is the main predicate of th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se observations, we can establish the skeleton of the constituent structure of the two constructions as below:

Permissive:	ngo ⁵	bei ²	di ¹	gau ²	sik ⁶	saai ³	di ¹	faan ⁶
	我	畀	啲	狗	食	晒	啲	飯
	1 st sg	let	Det	dogs	eat	Asp	Det	rice
		V	OBJ		XCOMP			
Passive:	ngo ⁵	bei ²	di ¹	gau ²	sik ⁶	saai ³	di ¹	faan ⁶
	我	畀	啲	狗	食	晒	啲	飯
		coverb	OBL ₀		V		OBJ.	

Reference

- Chin, Andy C.-O. (2011).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antonese Double Object Verb [pei35] 畀. Typological and Areal Perspectiv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12(3), 529-563.
- Huang, James C.-T. (1999). Chinese passi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29 (4): 423-509.

“Classifierless” Nominals in Hokkien and Cantonese

Charles LAM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kkien and Cantonese are both commonly spoken by Southeast Asians of Chinese descent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operties of some expressions in Hokkien and Cantonese that appear to be nouns that resist co-occurrence with classifiers, such as (1) and (2).

- | | | | | | |
|-----------------|-----------------|-------------------------------|-----------------|----------------|------------------------|
| (1) <i>jat1</i> | (<i>*go3</i>) | { <i>nin4</i> / <i>jat6</i> } | (2) <i>tsit</i> | (<i>*kò</i>) | <i>nî</i> / <i>lit</i> |
| one | CL | year / day | one | CL | year / day |
| ‘a year/day’ | | [Cantonese] | ‘a year/day’ | | [Hokkien] ¹ |

陸儉明 (1987) and 鄧思穎 (2012) analyze these similar expressions in Mandarin as classifiers. Both focus on the different behaviors among temporal terms in Mandarin and conclude that *nián* “year” and *rì* “day” are classifiers while *yuè* “month” is a noun.

In addition to the reduplication diagnose given by 鄧思穎 (2012), such as *nián nián* “every year” vs. **yuè yuè* “every month”, this study provides novel evidence from adjective modification and plural marking. Examples in (3) shows that classifier *nin4* “year” does not allow attributive adjective occurring before it, unlike regular nouns in (3b). Example (4) shows a similar pattern in Hokkien.

- | | | | | | | | |
|--|-------------------|-------------|--|-----------------------------------|-------------------|-------------|-------------|
| (3) a. <i>*go3</i> | <i>jit6</i> | <i>jat6</i> | (4) a. <i>*he</i> | <i>tsin</i> | <i>luàh</i> | <i>lit</i> | |
| that | hot | day | that | really | hot | day | |
| <i>Intended</i> : ‘that hot day’ [Cantonese] | | | <i>Intended</i> : ‘that hot day’ [Hokkien] | | | | |
| b. <i>go3</i> | <i>bui1</i> | <i>jit6</i> | <i>sui2</i> | b. <i>he</i> | <i>pue</i> | <i>luàh</i> | <i>tsuí</i> |
| that | CL _{cup} | hot | water | that | CL _{cup} | hot | water |
| ‘that cup of hot water’ [Cantonese] | | | | ‘that cup of hot water’ [Hokkien] | | | |

¹ Acceptability judgments in this study are provided by a Hokkien speaker in Hong Kong. The romanization of Hokkien follows <http://twblg.dict.edu.tw/>.

Examples (5) and (6) illustrate that monosyllabic forms of ‘day’ like *jat6* or *lit* cannot follow the indefinite plural marker *di1* or *kuá*, but the expression becomes acceptable when the bisyllabic form *jat6zi2* or *litchi* ‘day’ is used.

(5)	<i>jat1</i>	<i>di1</i>	<i>jat6*(zi2)</i>	(6)	<i>tsit</i>	<i>kuá(-á)</i>	<i>lit*(chi)</i>
	one	CL _{plural}	day		one	CL _{plural}	day
	‘some days’		[Cantonese]		‘some days’		[Hokkien]

These examples further confirms that monosyllabic forms such as *jat6* and *lit* should be treated as classifiers, as *di1* and *kuá* are generally not followed by classifiers. The contras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nin4* ‘year’ and *jat6* ‘day’ are specific to their monosyllabic form, and not their semantics.

References

- 陸儉明。1987。說“年、月、日”。《世界漢語教學》創刊號。
鄧思穎。2012。再說「年、月、日」。《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頁39-43。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Mandarin Prenominal Construction – A Corpus-based Study

Meichun LIU and Yingying Y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Mandarin prenominal constructions based on corpus-based findings. It has been debated if Chinese observes a strict sequencing constraint in terms of the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s and adjectival modifiers before the head noun. Tsao (2010) and Huang (2016) observed that there are syste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adjuncts and complements in that adjuncts always precede modifiers since adjuncts are structurally positioned higher than compl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LaPolla (2013, 2017) propose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general noun-modifying clause preceding the head noun without any syntactic distinction. To tackle this issue with empirical data, this paper applied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o analyse 150 examples from Chinese Word Sketch, with more than one prenominal modification phrase/clause and proposed an alternative account of the sequencing constraint based on discourse-semantic grounds.

It is found that the majority of examples confirm the proposed sequence in Huang (2016) in having an adjunct relative clause (RC, be it an argument relative clause or adjunct relative clause) preceding a noun complement (NC), but there are 17.3% of counterexamples violating the sequencing constraint in having the reverse order. Below are two such counterexamples where a Noun Complement precedes an Adjunct Relative Clause:

- NC

(1) [僅有的] [兩條] [完全通過的] [條文]
jǐnyǒu de liǎng-tiáo wánquán tōngguò de tiáowén
 only DE two-CL fully go.through DE regulations
 ‘The only two regulations that are fully approved’

RC
- NC

(2) [越來越多的] [新到美國的] [中華民國] [留學生]
yuèláiyuèduō de xīn dào měiguó de zhōnghuámínguó liúxuéshēng
 more and more DE new to USA Taiwan abroad student
 ‘much more Taiwan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arrive USA’

RC

Table 1: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Prenominal Modifications

	M ₁	M ₂	M ₃	M ₄	HN	Num.
Conformed Sequence	RC	RC			HN	10
	RC	RC	NC		HN	5
	RC	RC	NC	NC	HN	1
	RC	NC			HN	37
	RC	NC	NC		HN	20
	RC	NC	NC	NC	HN	5
	NC	NC			HN	32
	NC	NC	NC		HN	13
	NC	NC	NC	NC	HN	1
	Total: 124/150 (82.7%)					
Nonconformed Sequence	RC	NC	RC		HN	5
	RC	NC	RC	NC	HN	6
	NC	NC	RC		HN	1
	NC	RC			HN	10
	NC	RC	RC		HN	1
	NC	RC	NC		HN	3
Total: 26/150 (17.3%)						

*M=Modifier, RC=Relative Clauses; NC=Noun Complements

A Study of *TAU*+VP and *SFP-TAU* in Xiaolongmen, a Xiang Dialect

Xia LIU, Wayne LAWRENCE and Karen HUANG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morpheme *TAU* (到) in the Xiaolongmen dialect gives sentences past tense interpretations. In this dialect, *TAU* appears at two distinctive places in one sentence. In one case *tau*²¹³ is used before the verb (*tau*₁²¹³); in the other case, it is used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tau*₂²¹³); and the two *TAUs* can co-occur. For example:

- (1) T^əa³⁵ tau₁²¹³ mai⁴² i³⁵ʂau³⁵.
3SG TAU buy clothes
'He went/came to buy clothes (just now).'
- (2) T^əa³⁵ mai⁴² i³⁵ʂau³⁵ tau₂²¹³.
3SG buy clothes TAU
'He bought new clothes (that is why s/he has no money left right now).'
- (3) T^əa³⁵ tau₁²¹³ mai⁴² i³⁵ʂau³⁵ tau₂²¹³.
3SG TAU buy clothes TAU
'He went/came to buy clothes (that is why s/he has no money left right now).'

Sentence (1) expresses that the subject went/came to buy clothes at some time before the speaking time and has already left the clothes-buying location. Sentence (2) indicates that the subject bought new clothes at some time before the speaking time, and signals an affirmative mood of the speaker implying that that is the reason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Sentence (3) denotes that the subject went/came to buy clothes at some time before the speaking time and contains an affirmative explan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au*₁²¹³ is a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which gives the sentence a past tense interpretation. Semantically, *tau*₁²¹³ is a locative predicate which achieves the event anchoring by using the incon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ent location and the speech location. Syntactically, *tau*₁²¹³ is at the outer aspect position (in Tsai's (2008)), assigning the past tense feature to T and enables it to license the event argument. As for *tau*₂²¹³, we propose that the

SFP-*TAU* realizes the head of finite (FinP) in the C domain, interfacing with TP material. Lastly, we also give evidence from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erspective.

A Dilemma of Post-verbal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in Mandarin Chinese

Yiqin QIUⁱ, Xiaoqian ZHANGⁱⁱ, Xiaoshi HUⁱⁱⁱ and Songnan QUANⁱ

USPC, University Paris Diderotⁱ,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ⁱⁱ,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ⁱⁱⁱ

It was observed in Mandarin Chinese that a post-verbal durative phrase cannot follow a non-referential object, whereas it can follow a referential object, cf. (2)-(3). Thus Cheng *et al.* (1997) propose a complement structure for the post-verbal durative phrase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1), where 两个钟头 is analyzed as the complement of the verb and occupies the complement position NP3. Therefore, a post-verbal durative phrase cannot cooccur with a non-referential object, since they compete for the same position, cf. (2). But this is not a problem for a referential object occupying the position NP2. Thus it follows that the same durative phrase and the definite object 那本书 can coexist, cf. (3). The post-verbal frequency phrases have a similar distribution hence can be analysed likewise.

(1) [_{IP} NP I' [I VP [NP2 V' [V NP3]]]]

(2) * 张三才看了书两个钟头 / 两遍。 (3) 我才看了那本书两个钟头 / 两遍。

However, firstly, this distinction of distribution between non-referential and referential objects regarding post-verbal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is not entirely predictable by the complement structure analysis with respect to the following cases, where the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follow immediately a non-referential object in (4), or precede directly a referential object in (5).

(4) 张三每天看书两个钟头。李四每天刷牙两次。

(5) 他骂了两个小时那一个人。(Tang, 2001)

By assuming a process of nominal incorporation (Baker 1988) when the object is non-referential, as in (4), and the incorporated verb+object moves to the edge of Asp_{grammatical}P to derive the object-durative phrase order, we will be able to explain this distribution and provide the reason why an aspectual marker can never attached to a verb when a non-referential object precedes the durative phrase, cf. (2), (4).

Secondly, if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are complements of verbs, then in V-stranding VP-ellipsis, they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the ellipsis site like real complements which are deleted, such as 那本书 of the verb 看 in (6) and (7). However, (8) and (9) show that the elided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 两个钟头 or 两遍 cannot be interpreted in the target clause when elided and must be repeated in the ellipsis site to be interpreted.

- (6) 张三看了那本书两个钟头/两遍， (7) …李四也看了两个钟头/两遍。
(8) …李四也看了那本书。 (9) …李四也看了那本书两个钟头/两遍。

In a word, the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cannot be reconstructed in the ellipsis site when it is deleted. This casts doubt on the complement analysis of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if we compare the behavior of a real complement in (7) and that of a durative or frequency phrase in (8) under the V-stranding VP-ellipsis test.

On the contrary,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and low-level adverbs, such as manner adverbs, share some similar properties in V-stranding VP-ellipsis, cf. (10)-(12).

- (10) 张三快速地锁定了目标。
(11) …李四也锁定了目标。 (12) …李四也快速地锁定了目标。

As adjuncts should always be present to receive interpretation in V-stranding VP-ellipsis in Mandarin Chinese (Li, 2002; Ai, 2006), therefore we propose that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should not be analyzed as complements of verbs. Rather, they should be analyzed as adjuncts. However, different from Lin (2007) who proposes that the position of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is relatively free, we claim that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are adjuncts at a very low position, even lower than the manner adverbs, cf. (4). This analysis can also explain why durative/frequency phrases are often considered complement of verbs, cf. Li (1987), Huang (1994) and Cheng et al. (1997).

In the spirit of a syntactic account of lexical aspect (Borer 2005 ; MacDonald 2006 ; Travis 2010), we propose the structure in (13) to account for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distribution of durative phrases. When the object is referential, durative phrases can adjoin either to V' or to VP, cf. (3), (5).

- (13) [_{VP} DP v' [v AspP_{lexical} [DP Asp' [Asp VP [DP V' [V NP]]]]]]

Decomposing Cantonese *Wh*-expressions

Hok-Yuen WONGⁱ and Tommy Tsz-Ming LEEⁱⁱ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ⁱ,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ⁱⁱ

Background: *Wh*-expressions in Cantonese are usually treated syntagmatically and a diverse pattern of *wh*-expressions is observed (e.g. M&Y 2011; Tang 2015).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decompose English *wh*-words (e.g. Tsai 1994; following Chomsky 1964 a.o.), suggesting that *wh*-words and pronominals have common bound morphemes (e.g. *what-that*, *when-then*). Along this line, a question arises as to whether Cantonese *wh*-expressions can be further decomposed.

Proposal: The Cantonese *wh*-expressions reflect more fine-grained compositionality. In particular, we suggest that (i) there are only four basic *wh*-morphemes in Cantonese – namely *matje*, *bin*, *dimjoeng* and *gei* (combining with different phrases) and (ii) they can be classified by altering two parameters: (**P1**) whether they are followed by a nominal/predicative element and (**P2**) whether they are phrases or heads *per se*. All *wh*-expressions can be derived by varying the combining elements.

		P1	
		+Nominal	+Predicative
P2	XP (phrasal)	<i>matje</i> -NP	<i>dimjoeng</i> -VP
	X ⁰ (head)	<i>bin</i> -NumP/ClP	<i>gei</i> -AdjP

P1: *matje/bin* always appear before a nominal element (i.e. NP or NumP/ClP), and *dimjoeng/gei* a predicative element (i.e. VP or (gradable) AdjP); but not vice versa (cf. Tang 2015).

- (1a) Keoi sik-zo **matje** [NP seoigwo]? (1b) Keoi sik-zo **bin** [NumP(jat) joeng seoigwo]?
 he eat-PERF what fruit he eat-PERF which one type fruit
 ‘What fruit did he eat?’ ‘Which fruit did he eat?’
- (1c) Keoi **dimjoeng** [VP sik-zo di seoigwo]? (1d) Keoi sik-zo **gei** [AdjP noi] seoigwo?
 he how eat-PERF CL fruit he eat-PERF how long fruit
 ‘How did he eat the fruits?’ ‘How long did he eat the fruits?’

P2: For *matje/dimjoeng* and *bin/gei*, (i) the former can form *wh*-doublets by themselves, but the latter can only do so with the following Cl/Adj (Wong 2018) (=2); (ii) only the former can be coordinated (by *tung* ‘and’) (=3). These facts follow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both *wh*-doublet 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can only operate at phrase (≠ head) level.

- (2a) Keoi gin-dou **matje-matje** wo5. (2b) Keoi gin-dou **bin-*(go)-bin-*(go)** wo5.
 he see-able what-what SP he see-able which-CL-which-CL SP
 ‘He saw something (mentioned before).’ ‘He saw someone (mentioned before).’
- (3a) Nei hou-suk Zunggwok tung **matje** manfaa? (3b) *Nei hou-suk go tung **bin** go manfaa?
 you familiar Chinese and what culture you familiar that and that CL culture
 ‘You’re familiar with Chinese & what culture?’ ‘You’re familiar with that & which culture?’

(iii) Semantically, *matje*-NP and *dimjoeng*-VP are in *modification relation* (where *matje/dimjoeng* modify the following phrase and are combined via Predicate Modification), whereas *bin*-NumP/CLP and *gei*-AdjP are in *quantifier-restriction relation* (where *bin/gei* are existential quantifiers over entities/degrees respectively with the following phrase serving as the restriction, and they are combined via Functional Application). This difference also follows from the phrase-head distinction.

Extension: The decomposition explored here can be extended to Mandarin and English.

- (4a) *matje* [C]: *shenme* [M], *what* [E] (4b) *bin* [C]: *nei* [M], *which* [E]
 (4c) *dimjoeng* [C]: *zenme* [M], *how₁ (to run)* [E] (4d) *gei* [C]: *duo* [M], *how₂ (fast)* [E]

References: Chomsky, N. 1964.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The Hague, Paris: Mouton. † Matthews, S. & V. Yip. 2011.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2nd ed.)*. London & NY: Routledge. † Tang, S.-W. 2015. *Yueyu yufa jiangyi [Lectures on Cantonese grammar]*. HK: The Commercial Press. † Tsai, W.-T. 1994. On economizing the theory of A-bar dependencies. Ph.D. diss. MIT. † Wong, H.-Y. 2018. Wh-doublets in Cantonese. M.Phil. thesis, CUHK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L1 Korean Learners of L2 Cantonese

Chun Wah YUEN and Anna S.C. CHEU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has close ties with South Korea as there has been frequent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especially on the cultural side, since near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pronunciation difficulties observed among South Korean adult speakers learning Canto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Hong Kong. Korean is a non-tonal language while Cantonese is a tonal language with six lexical tones. They are:

Tone	Description	Contour
1	High level	55
2	High rising	25
3	Mid level	33
4	Low falling	21/11
5	Low rising	23
6	Low level	22

(Adapted from Matthews and Yip (2011))

The acquisition of these six tones poses a challenge to Korean student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eleven South Korean students studying at their final stage of a 13-week Cantonese course for beginners, with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t is observed that, during the course of teaching, these Korean students tend to have more difficulties in producing Tones 3, 4, 5 and 6 than Tones 1 and 2. In particular, tones that involve a slight change in tone height (i.e. Tones 4 and 5) are more challenging than level tones (i.e. Tones 3 and 6). Such observation is confirmed by analyzing the video-taped oral examinations of these eleven students. Apart from the apparent difficulty of acquiring Cantonese tones, these Korean students also struggled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words containing the Cantonese long vowel /y:/, a sound not found in the nine simple vowel system of modern Korean (Shin, 2015). For example, they have difficulties in pronouncing /y:/ alone as in 煮, 住 (/tsy:/) and in a diphthong as in 水, 歲 (/sey/). They also exhibited difficulty in pronouncing the short vowel /ʊ/ as in 足 (/tsokʷ) and 讀 (/tokʷ). Although this vowel existed in English, it seems that students could not associate the vowel with their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view of these difficulties, a set of materials we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help all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o master the Cantonese tone and vowel system better. For instance, tones

are learned with gestures (hand movements) that represent (the change in) tone height. The Cantonese vowels are taught interactively, like a song or a prose.

References

- Matthews, S., & Yip, V. (2011).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Shin, J. (2015). Vowels and consonants. In L. Brown & J. Yeon (Eds.), *The handbook of Korean linguistics* (pp. 1-21).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會議須知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於 2018 年 12 月 7-8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由香港中文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聯合主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聯合承辦；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全球中國研究計劃、商務印書館協辦；文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贊助。

開幕禮及主題演講

日期：12 月 7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5 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利黃瑤璧樓 G 層二號演講廳（LT2）

分組報告

日期和時間

12 月 7 日（星期五）14 時 15 分至 17 時 30 分

12 月 8 日（星期六）9 時至 15 時 30 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利黃瑤璧樓 202、203、205、206 室

大會總結與閉幕禮

日期：12 月 8 日（星期六）

時間：15 時 40 分至 16 時 10 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利黃瑤璧樓 G 層二號演講廳（LT2）

報告時間：

主題演講和分組報告均限時 20 分鐘，討論時間 5 分鐘，每節 25 分鐘。

宣讀時間尚餘 5 分鐘、1 分鐘時，工作人員舉牌示意；宣讀時間結束，工作人員按鈴兩下，以示完結；討論時間結束，工作人員按鈴一下。

通訊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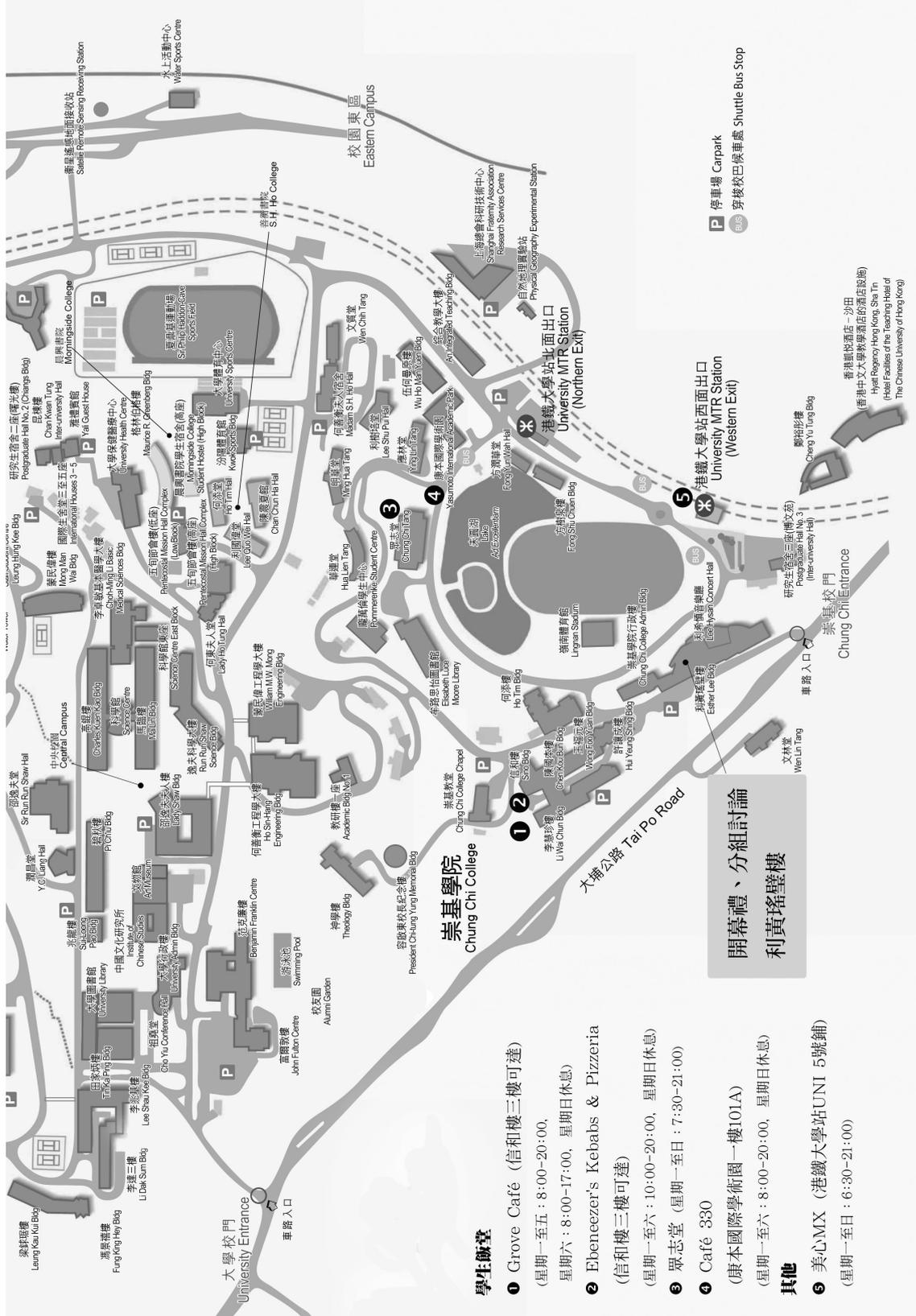
(中文作者按姓氏漢語拼音排序，英文作者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序)

姓名	單位地址	電郵
安豐存	延邊大學	afczero@sina.cn
陳立穎	輔仁大學	leon790924@gmail.com
陳樹雯	香港中文大學	chenshuwen@link.cuhk.edu.hk
崔應賢	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cuiyingxian1129@163.com
戴昭銘	黑龍江大學	dzhm8419@sina.com
董琨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dongkun1946@qq.com
杜晶晶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	15850748@qq.com
范曉蕾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fanxiaolei2013@163.com
高婉瑜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t4185@mail.nknu.edu.tw
葛平平	南京大學	geping0502@163.com
郭熙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guoxi91@126.com
何瑾	復旦大學	hejin@fudan.edu.cn
黃年豐	肇慶學院	hnfbec@163.com
冀娜	上海外國語大學	nanamxj@163.com
亢世勇	魯東大學	kangsy64@163.com
黎奕葆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laiyikpo@gmail.com
李斐	嶺南大學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	f2li@ln.edu.hk
李福唐	宜春學院	38860709@qq.com
李駿超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ombracacion@163.com
李明晶	江蘇師範大學語言科學與藝術學院	lmjyky@163.com
李強	上海大學	leeqiang2222@163.com
李宇明	北京語言大學	liyum@263.net
李震	華中師範大學	13102012922@163.com
李志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zhijli@263.net
梁宵	江蘇師範大學語言科學與藝術學院	502827266@qq.com
林綱	江蘇師範大學	lgms921@126.com
林敏奮	香港理工大學	elva.lin@polyu.edu.hk
劉吉力	長沙師範學院	ljlzff@163.com
劉艷萍	宜春學院	1348416955@qq.com
羅添	西南交通大學	neolovelyforever@163.com
馬毛朋	嶺南大學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	mp.ma@ln.edu.hk
馬秋武	復旦大學外文學院	tjnmqw@126.com
滿在江	江蘇師範大學語言科學與藝術學院	zjman1973@163.com
莫碧琪	香港中文大學	peggymok@cuhk.edu.hk
彭劍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pj19860806@163.com
祁嘉耀	上海外國語大學	qjyao@163.com
邱曼榕	輔仁大學	manjung.chiu@gmail.com
邱慶山	湖北大學	qiuqs313@163.com
邵慧君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shaohj@scnu.edu.cn
沈建名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所	pasuyadarou@gmail.com
石定栩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	dingxu.shi@polyu.edu.hk

石柳	香港教育大學	shiliu910803@126.com
史紅麗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	hongli_shi77@126.com
史又今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shiyoujin57@163.com
侍建國	澳門大學中文系	jshi@umac.mo
蘇新春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廈門大學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教育教材中心	suxch@xmu.edu.cn
孫利萍	華僑大學	pingsun666@163.com
湯志祥	深圳大學中文系	tangzx01@163.com
田小琳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tinsiulam@yahoo.com.hk
王夢維	華僑大學	w_lemontree@163.com
王玉瑩	陝西師範大學	abcmeks@163.com
王秀雲	湖北大學	wangxy861@163.com
王越	上海師範大學	104749847@qq.com
王躍平	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	wangyueping333@163.com
危洋洋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國稅局	m15645410132@163.com
魏慧萍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hpwei@must.edu.mo
吳東英	香港理工大學	doreen.wu@polyu.edu.hk
武大真	香港中文大學	cotange-time@163.com
謝智慧	陝西師範大學	h279182732@qq.com
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xsh@shnu.edu.cn
楊韻瑩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sambatzing@163.com
葉琳琳	江蘇師範大學語言科學與藝術學院	2296615908@qq.com
曾金金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	tseng@ntnu.edu.tw
張愛樸	南京曉莊學院	zhang.aipu@yahoo.com
張斌華	東莞理工學院	595817771@qq.com
張晨迪	中山大學	chendi.zhang@hotmail.com
張成	魯東大學	zhangcheng2333@foxmail.com
張舸	華南師範大學	564791749@qq.com
張暉	南開大學、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zhangh@cncst.cn
張凌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	zhangl@eduhk.hk
張律	常州工學院教育與人文學院中文系	bosb8522@163.com
張美蘭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清華大學中文系	mlzh1809@hkbu.edu.hk
張沛沛	漢辦志願者	zhangpedro@vip.qq.com
張淑萍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nknu104@yahoo.com.tw
張偉竣	香港中文大學	zhangweijun@link.cuhk.edu.hk
張翔	鄭州大學	965894919@qq.com
鍾榮富	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rfchung@stust.edu.tw
周荐	澳門理工學院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zhoujian@ipm.edu.mo
朱俊玄	商務印書館	zhujunxuan@cp.com.cn
朱曼妮	輔仁大學	mannichu@gmail.com
竺家寧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zjn@nccu.edu.tw
Anna S.C. CHEU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eung.anna@polyu.edu.hk
Pui Lun CHOW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ogdaisy@yahoo.com.hk
Xiaoshi HU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xvictor_hu@126.com
Karen HUANG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k.huang@auckland.ac.nz

Charles LAM	Department of English,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ulacharles@gmail.com
Wayne LAWRENCE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wp.lawrence@auckland.ac.nz
Tommy Tsz-Ming LE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szmingl@usc.edu
Meichun LIU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ichliu@cityu.edu.hk
Xia LIU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lxia873@aucklanduni.ac.nz
Yiqin QIU	USPC, University Paris Diderot, LLF	qiuyiqin@gmail.com
Songnan QUAN	USPC, University Paris Diderot, UFR Linguistique	simone.en.provence@gmail.com
Hok-Yuen W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nghyo@gmail.com
Chun Wah YUE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tdavid@polyu.edu.hk
Yingying Y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ingyye3@cityu.edu.hk
Xiaoqian ZHA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aoqianzhang.diderot@yahoo.com

校園地圖



學生飯堂

- 1 Grove Café (信和樓三樓可達)
 (星期一至五：8:00-20:00, 星期日休息)
 星期六：8:00-17:00, 星期日休息
 - 2 Ebenezer's Kebabs & Pizzeria
 (信和樓三樓可達)
 (星期一至六：10:00-20:00, 星期日休息)
 - 3 眾志堂 (星期一至日：7:30-21:00)
 - 4 Café 330
 (康本國際學術園一樓101A)
 (星期一至六：8:00-20:00, 星期日休息)
- 其他**
- 5 美心MX (港鐵大學站UNI 5號舖)
 (星期一至日：6:30-2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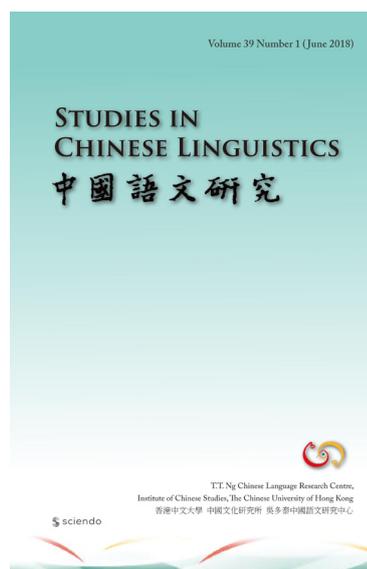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Call for Papers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SCL)(ISSN 1017-1274), which is edited by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CLRC),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Sciendo (formerly known as De Gruyter Open), is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pen access journal since 2012 devoted to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nd a platform for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d dialectal grammar under a comparative approach. Up to now, SCL has been indexed and abstracted in 31 international databases.

CLRC website: www.cuhk.edu.hk/ics/clrc/

Sciendo: <https://content.sciendo.com/view/journals/scl/scl-overview.x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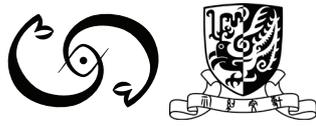
Comparative work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or between a Chinese language/dialect and any languag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or hav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re particularly welcome.



Inquiries and submissions are requested to be sent to scl.editor@cuhk.edu.hk.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國語文通訊

《中國語文通訊》(ISSN 1726-9245)於1989年創刊，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版。

目標及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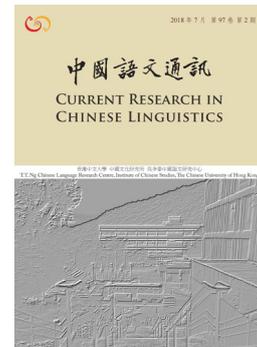
《中國語文通訊》旨在提供一個研究中國語言學的平台。本刊主要刊載有關漢語語言學及相關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刊將以「『一帶一路』視角下的漢語研究」作為主題，以專號的形式出版，重點研究當前現代漢語和漢語方言的語言問題，歡迎投稿。

有關詳情，請瀏覽本刊網頁：

<http://www.cuhk.edu.hk/ics/clrc/>

本刊為「開放獲取」(open access)期刊，過往各期文章(1989-2005, 2012-2018)都可以從中心網頁免費下載。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ISSN 1726-9245) (formerly known as *Newsletter of Chinese Languag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89 by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im and Scope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is an open platform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ainly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all area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We especially welcome papers on linguistics properties of Chinese and its variants in the forthcoming special issue on the linguistics study from the 'Belt and Road' Perspective.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for the details.

<http://www.cuhk.edu.hk/ics/clrc/>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is an open access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issues published in 1989-2005 and 2012-2018 can freely be downloaded.